

雍籍曰樊川在唐安南社縣之樊鄉也高
帝以樊噲灌廢立有功封邑之于此故曰樊川
卽後寬川也又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杜
佑別墅在焉故商孫牧目其文爲樊川集也別集一



卷姚西溪語以為許渾之詩許曹至鬱林杜未有
西臯之後而別集有杜碑亦象州之句姚語或有抄也
其中又有字許渾并華堂今日倚是開詩乃抄之作疑
信相半難以別白萬曆庚子春徐惟起



樊川文集三十卷別集一初集一十行十八字板印
古色並宋 禕皆缺筆 蓋的倍宋槧本也中間
字體或有不是白符安者是元人重鑄巖以李於
猶憶曩年於嘉定毛文叔生處見太白集字槧
本與此相同節因公錄過 後之先生書齋諸
次出沒家世所藏以得一余字者當審定之其多
宗槧元修本也

道光十七年三月朔李化洛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
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
外曾祖司徒政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
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
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晁密往遊其地一旦談
啜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
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
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

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任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乎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

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探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露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

仲舅之文高聘夔厲旁紹曲據繁簡渾圓勁出
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敬倚呵摩鄆豕如火煦焉
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
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
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不慄若大呂勁
鳴洪鐘橫撞撐裂噎暗戛切韶護其砭熨嫉害
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
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釀舜薰斯有意趨賈
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
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幸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

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
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
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
耳聞下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
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臯
傳尚古兩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
子而為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
長公主及故丞相竒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
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
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

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
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暮以寓誅賞則司帝之
誥其餘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
發雖綿遠窮幽醜腴魁疊筆酣句健宛眇碎細
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衙陣聳曹劉之骨氣
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緼幅道義
鈎索於經史解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
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
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

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
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
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
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友覆不翅諧
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
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幽有神陰有宰物
者可自拉誣以甘罰殛邪故愬條目強自作序

樊川文集總目

第一

賦三首

阿房宮賦

望故園賦

晚晴賦

詩二十八首

感懷

杜秋娘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齋獨酌

張好好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

李甘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皇風

雪中書懷

雨中作

偶遊石盦僧舍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

獨酌

惜春

題安州浮雲寺樓

過驪山作

池州送孟暹先輩

重送

題池州弄水亭

題宣州開元寺

大雨行

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贈宣州元處士

村行

史將軍

第二

律詩六十七首

華清宮三十韻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河湟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

李給事二首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

東兵長句十韻

過勤政樓

題魏文貞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因寄書懷四韻

秋晚與沈十四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念昔遊

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輒獻歌
詠

奉和白相公長句四韻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登樂遊原

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

送容州中丞赴鎮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

韻

街西長句

春申君

奉陵宮人

讀韓杜集

春日言懷寄李常侍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某亦於陽

羨粗有薄產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

韻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送國碁王逢

重送絕句

少年行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金蜀

朱坡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自貽

自遣

題桐葉

沈下賢

李和鼎

贈沈學士張歌人

憶遊朱坡四韻

朱坡絕句三首

出宮人二首

長安秋望

獨酌

醉眠

不飲贈酒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

道一大尹存之學士庭美學士簡于聖
明自致霄漢皆與舍弟昔年還徃牧
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兼自
言志因成長句四韻呈上三君子

杏園

春晚題韋家亭子

過田家宅

身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第三

律詩八首

洛陽長句二首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老拾遺歸朝
東都送鄭處誨於書歸上都
故洛陽城有感

揚州二首

潤州二首

題揚州禪智寺

西江懷古

江南懷古

江南春絕句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句溪夏日送盧雋秀才

自宣城赴官上京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齊安郡晚秋

九日齊山登高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齊安郡後池絕句

題齊安城樓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池州廢林泉寺

憶齊安郡

池州清溪

遊池州林泉寺金君洞

即事黃州作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寄李起居四韻

題池州貴池亭

蘭溪

睦州四韻

秋晚早發新定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

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題白蘋洲

題茶山

茶山下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不飲贈官妓

贈薛判官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八月十三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

長句

初冬夜飲

栽竹

梅

山石榴

柳長句

隨隄柳

柳絕句

送劉秀才歸江陵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贈朱道靈

屏風絕句

哭韓綽

新定途中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第四

長韻四首

律詩七十一首

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懷鍾陵舊遊四首

臺城曲二首

江上雨寄崔碣

泊湓浦感舊

商山麻澗

商山富水驛

丹水

題武關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漢江

襄陽雪夜感懷

詠歌聖德追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途中作

哭韋壽朋

赤壁

雲夢澤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寄浙東韓又評事

泊秦淮

秋浦途中

題桃花夫人廟

初春有感

書懷寄中朝往還

寄崔鈞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
南許渾先輩

和州絕句

題烏江亭

題橫江館

寄澧州張舍人笛

寄揚州韓綽判官

送李群玉赴舉

送薛種遊湖南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汴河懷古

汴河阻凍

酬張枯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寄宣州鄭諫議

題元處士高亭

鄭瓘協律

題籌筆驛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重題絕句一首

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寄內兄和州崔負外十二韻

醉題

題商山四皓廟

送隱者

遊張處士山莊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贈別

寄遠

九日

寄牛相公

爲人題贈

少年行

盆池

有寄

第五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論相

第六

遣與

早秋

秋思

途中一絕

春盡途中

題村舍

代人寄遠

閨情

舊遊

寄遠

簾

寄題甘露寺北軒

題青雲館

郡中有懷

正初奉酬

江上偶見絕句

題木蘭廟

入商山

偶題

送盧秀才一絕

燕將錄

張保臯鄭年傳

竇列女傳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三子言性辯

塞廢井文

題荀文若傳後

第七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第八

唐岐陽公主墓銘

唐故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唐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第九

李府君墓誌銘

杜君墓誌銘

駱處士墓誌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盧秀才墓誌銘

進士龔軹墓誌銘

第十

李賀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記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宋州寧陵縣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自撰墓誌銘

第十一

上司徒李公論用兵書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第十二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上昭義劉司徒書

上周相公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上浙西盧大夫書

第十三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上池州李使君書

投知己書

荅莊充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上鹽鐵裴侍郎書

與汴州從事書

第十四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又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池州祭木瓜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祭東川周相公文

祭龔秀才文

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吏部侍郎沈公行狀

第十五

黃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党項表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謝賜御札提舉邊州表

謝賜新絲表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謝賜茶酒等狀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代謝賜批荅表

又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謝許受江西送綵緞等狀

內宴百寮上壽酒及謝恩謝賜物等辭

三首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第十六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上白相公啓

上周相公啓

上鄭相公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薦韓又啓

上知己文章啓

獻詩啓

薦王寧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爲堂兄慥求澧州

第十七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崔燥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

兵部侍郎等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

制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等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
分除施州刺史等制

李珣贈司空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第十八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盧搏除廬州刺史等制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薛遠除秦州刺史制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
制

薛綜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

卬州刺史等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使渝州刺史等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吳從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制

裴闕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鎬除右諭德等制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御

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

倉曹等制

支某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鄭陵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第十九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縣

將軍等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

將軍制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張幼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塩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
壽院等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
軍使等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等制

崔彦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揚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夏侯曠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福建支使

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
除湖南推官薛延傑桂管支使等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軌除東川推官
裴處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裴詒除監察御史秉行桂管支使等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洵除東川推官
等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諝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
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等制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第二十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

軍兵馬使制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立
等加官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
叙勲制

右神龍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叙階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鄴除虢州司
馬主桂除道州長史等制

景思齊等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姜闕貶岳州司馬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宥除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府局丞登
同正等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等制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沙州專使押衙錢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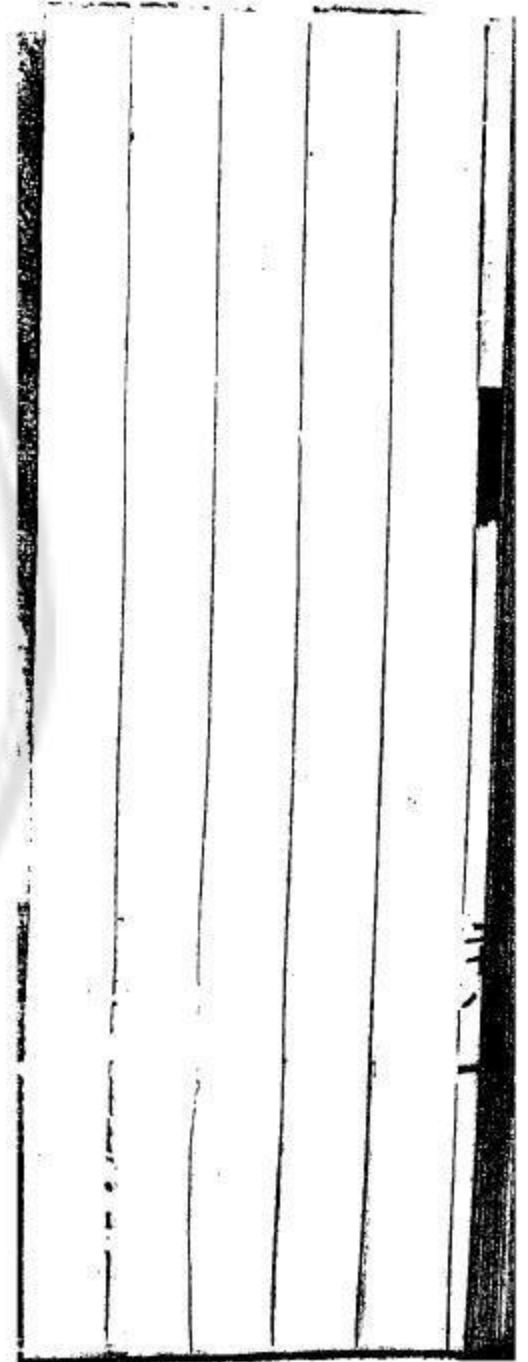
黔中道朝賀
河大酋長等十六人
官制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樊川文集總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阿房宮賦

六○玉○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
 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綉○
 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
 蜂○房○水○溜○蠹○蟻○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
 雪○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
 西○歌○臺○暖○響○春○光○鞦○韆○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



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恢不齊妃嬪媵嬙王子
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
漲臍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
宮車迴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二
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
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
幾世幾年標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
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遷迤秦人視
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

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
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
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
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
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
迤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

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佳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珠金印節人固有爲昔憎面悅較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嗟小人之顛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

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聯嶂葱蘢氣佳蟠聯地壯繚粉堞於綺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煙蕪惹寒水注灣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慍悽悄顧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亡京後中有一生兮孰爲壽天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爲兮紛擾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逸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
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
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戶郎者如迎偃者
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風
如冠劔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
萬丈夫甲刃縱橫切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
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
九之紅芰姹然如婦皃然如女墮葉黥切顏似

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
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綠黃
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
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
狀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爲何如倒冠
落珮兮與世闊踈教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
居者乎

感懷詩一首

時滄州用兵

高文會隋季提劔徇天意扶持萬代人步驟三
皇地聖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

酣薰骨髓旄頭騎箕尾風塵薊門起胡兵殺漢
兵屍滿咸陽市宣皇走豪傑譚笑開中否蟠聯
兩河間燼萌終不弭號為精兵處齊蔡燕趙魏
合環千里疆爭為一家事逆子嫁虜孫西隣聘
東里急熱同手足唱和如宮徵法制自作為禮
文爭僭擬墜階螭鬪角畫屋龍交尾署紙日替
名分財賞稱賜剗隍^{呼恬切}萬尋繚垣疊千雉誓
將付孱孫血絕然方已九廟伏神靈四海為輸
委如何七十年汗漉含羞耻韓彭不再生英衛
皆為鬼凶門爪牙輩穰穰如兒戲累聖但日吁

閭外將誰寄屯田數十萬隄防常惴急征赴
軍須厚賦資凶器因隳畫一法且逐隨時利流
品極蒙危網羅漸離弛夷狄日開張黎元愈焦
悴邈矣遠太平蕭然盡煩費至于貞元末風流
恣綺靡艱極泰循來元和聖天子元和聖天子
英明湯武上茅茨覆宮殿封章綻帷帳伍旅拔
雄兒夢卜庸真相勃雲走轟霆河南一平盪繼
于長慶初燕趙終舁襁攜妻負子來北闕爭頓
顙故老撫兒孫尔生今有望茹鯁喉尚隘負重
力未壯坐幄無竒兵吞舟漏踈網骨添薊垣沙

血漲嘖沲浪祗云徒有征安能問無狀一日五
諸侯奔亡如鳥往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蒼
然太行路翦翦還榛莽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枉
羨請數係虜事誰其為我聽蕩蕩乾坤大曠曠
日月明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內
長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爭徃徃念
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閤無助聲聊
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杜秋娘詩 并序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

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
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
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
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
粉施老鼻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笋醉與
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
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昌曲凜既白首
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
見天子盼普真切眴莫見切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
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

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蕭吹

晉書盜開京州張駿塚得紫玉

蕙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
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飽咸池昇日慶
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襟得
皇子壯髮綠綫綫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
睛珠絡襍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
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竒嶄嶄整冠珮侍宴
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
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
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

關識舊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
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
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
聞之為歔歔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
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鳴夷織
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悞置代藉中兩朝尊母
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
春黃縷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關氏女子固不定
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
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

知魏齊首見斷簣中屍給喪屨張葦廊廟冠我
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
終死饑主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
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
而聽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
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誅聊可以自
貽

郡齋獨酌 黃州作

前年鬢生雪今年鬢帶霜時節序鱗次古今同
鴈行甘英窮西海四萬到洛陽東南我所見北

可計幽荒中畫一萬國角角碁布方地頑壓不
宓天迴老不僵屈指百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
落其內何者爲彭殤促束自繫縛儒衣寬且長
旗亭雪中過敢問當壚娘我愛李侍中標標七
尺強白羽八扎弓旌壓綠檀槍風前略橫陣紫
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日不敢當功成賜宴
麟德殿猿超鷲掠廣毬場三千宮女側頭看相
排踏碎雙明璫旌竿慄慄旗燿燿意氣橫鞭歸
故鄉我愛朱處士三吳當中央罷亞名稻百頃稻
西風吹半黃尚可活鄉里豈唯滿困倉後嶺翠

撲撲前溪碧泱泱霧曉起鳧鴈日晚下牛羊
叔舅欲飲我杜蕩爾來嘗伯姊子欲歸彼亦有壺
漿西阡下柳塢東陌繞荷塘姻親骨肉舍煙火
遙相望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畢
任爾自存亡我昔造其室羽儀鸞鶴翔交橫碧
流上竹映琴書牀出語無近俗堯舜禹武湯問
今天子少誰人爲棟梁我曰天子聖晉公提紀
綱聯兵數十萬附海正誅滄謂言大義小不義
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吳兵鬪弓弩虵矛燕騎
馳鋒銳豈知三載几百戰鉤車不得望其牆荅

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羗誰將國伐叛話與釣魚
郎溪南重迴首一逕出脩篁爾來十三歲斯人
未曾忘徃徃自撫已淚下神蒼茫御史詔分洛
舉趾何猖狂闕下諫官業拜跣無文章尋僧解
幽夢乞酒緩愁腸豈爲妻子計未去山林歲平
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
湟腥膻一掃灑兇狼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
富農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江郡雨初霽
刀好截秋光池邊成獨酌擁鼻菊枝香醺酣更
唱太平曲仁聖天子壽無疆

張好好詩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
今此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
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
贊佗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

乍垂袖一聲離鳳呼繁絃迸闋細塞管裂圓盧
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
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
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踈玉質隨月
滿艷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
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塵土罇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著作官任風集賢按禮諷
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
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
重相見焯焯爲當壚恠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

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
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
歌聊一書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
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群兒輩意
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
去歛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
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
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

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
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
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劔珮嘗丁當舊第
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
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
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刮根本史
書閱興云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
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爾
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

駭羊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書居府中治夜
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汝藏崔昭生崔
芸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
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助音
勸音穰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
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
語懽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
自潦倒看汝爭翱翔惚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李甘詩

天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

天去四海鏡清澄千官雲片縷公私各閑暇追
遊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
月天誠若言語烈風駕地震穉雷駭猛雨夜於
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
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循
牆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為錮黨狀
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髡鉗苦時當秋夜
月日直日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
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頤予云我死有處所
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

霞布儼雅千官容勃鬱吾纍怒適屬命麟將曉
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
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牀稚子初離乳幽
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閭魂悠悠一千
古其冬三兇敗渙汗開湯罟賢者須喪亡讒人
尚堆堵予於後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
於時一禪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干
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輶壇宇寬帖帖符彩高

苜苜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餘年中超
超爲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
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願跪履田興請建籌處士
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入羅浮
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蕭蕭玄
髮抽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冀處士豁
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論今星璨
璨考古寒颼颼治亂掘根本蔓延去聲相牽鈎武
事何駿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
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

為獻酌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胡為去吳會
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箠副之胡蜀裘餞酒載
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酌嵩
山高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
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八九
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謔闕解携去
信非吾輩流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
酒美下馬此送君高詞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

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牕睡自言隴西
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
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
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
君子常思掄群材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
眼皆不棄大者簾十圍小者細一指搢_搢擗與
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
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
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
傳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竒姿

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踈煙疊
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
或憶姓名爲說都憔悴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劇弘和愚衷深褊猶相捨豈諶中吾過何
由鮮楚南饒風煙湘岸苦縈宛山密夕陽多人
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任班筭新梢短莫哭癸魚
人酒醒且眠飯

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

漢文帝側身脩道周宣王迹音蹊巢穴盡空塞
禮樂刑政皆弛張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駢白旆
弔河湟

雪中書懷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癡孤城大澤畔人踈煙
火微憤悻欲誰語憂愠不能持天子號仁聖任
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小大無不施明庭開廣
敞才雋受羈維如日月緬堦音昇若鸞鳳歲蕤人
才自朽下棄去亦其宜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
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

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
爾微非爾知向來躡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臘
欲破酒齊鞮不可遲且想春候暖甕間傾一卮

雨中作

賤子本幽慵多爲雋賢侮得州荒僻中更值連
江雨一褐擁秋寒小牕侵竹塢濁醪氣色嚴瞞
腹叛嬰古酣酣天地寬怳怳嵇劉伍但爲適性
情豈是藏鱗羽一世一萬朝朝醉中去

偶遊石盃僧舍寫作

敬岑草浮光句吐水鮮味益鬱乍怡融疑嚴忽

頽坼梅類暖眠酣風緒和無力鳧浴漲汪汪雛
嬌村幕幕落日美樓臺輕烟飾阡陌漱綠古津
遠積潤苔基釋孰謂漢陵人來作江汀客載筆
念無能捧籌慙所畫任轡偶追閑逢幽果遭適
僧語淡如雲塵事繁堪織今古幾輩人而我何
能息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橋形榔榔斜浪態迤
迤徒何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闕鳥來

遲村饑人語早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鷁老秋思
高蕭蕭客愁長裊裊因懷京洛間官遊何戚草
什伍持津梁瀕湧爭追討翮便法詎可尋幾秘
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唯有君子心
顯豁知幽抱

獨酌

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閑
多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
豪泰山小

惜春

春半年已除其餘強爲有即此醉殘花便同嘗
臘酒悵望送春盃殷勤掃花帚誰爲駐東流年
年長在手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踈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
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
愁紛若絮

過驪山作

始皇東遊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削平天下
實辛勤却爲道旁窮百姓黔首不愚爾益愚千

里函關囚獨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燒作灰時猶未枯

池州送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我雖在金臺頭角長
垂折奉披塵意驚立語平生豁寺樓取騫軒坐
送飛鳥沒一罇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煙院松飄
蕭風廊竹交戛時步郭西南繚徑苔圓折好鳥
響丁丁小溪光八八壑籬落見娉婷梳絲弄唾
輒煙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仲秋往歷陽同上
牛礪歇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千帆美滿風

曉日殷鮮血歷陽裴太守襟韻苦超越鞞鼓畫
麒麟看君擊狂節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明
年忝諫官綠樹秦川濶子提健筆來勢若夸父
渴九衢林馬搥千門織車轍秦基破心膽黥陣
驚毛髮子既屈一鳴余固宜三刖慵憂長者來
病怯長街喝僧爐風雪夜相對眠一褐暖灰重
擁瓶曉粥還分鉢青雲馬生角黃州使持節秦
嶺望樊川祇得迴頭別商山四皓祠心與檇蒲
說大澤無葭風孤城狐兔窟且復考詩書無因
見簪笏古訕屹如山古風冷刮骨周鼎列瓶罌

荆壁橫拋掇壘割力盡不可取忽忽狂歌發三
年未爲苦兩郡非不達秋浦倚吳江去檝飛青
鷗溪山好畫圖洞壑深閨闈竹岡森羽林花塢
團宮纈景物非不佳獨坐如鞦韆丹鷲東飛來
喃喃送君扎呼兒旋去聲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
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
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
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幹海水水盡
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
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

酒興君狂且謔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
奈何

重送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音頭峯北正好去
係取可汗鉗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
重武夫

題池州弄水亭

弄水亭前溪颭艷翠納舞綺席草芊芊紫嵐峯
伍伍螭蟠得形勢暈飛如軒戶一鏡奩曲堤萬
丸跳猛雨檻前燕鴈栖枕上巴帆去叢筠待脩

廊密蕙媚幽圃杉樹碧爲幢花駢紅作堵停擗
遲鞞晚月咽咽上幽渚客舟耿孤燈萬里人夜
語漫流腎苔槎饑鳧曬雪羽玄絲落鈎餌冰鱗
看吞吐斷霓天帔垂狂燒漢旗怒曠朗半秋曉
蕭瑟好風露光潔疑可攬欲以襟懷貯幽抱吟
九歌羈情思湘浦四時皆異狀終日爲良遇小
山浸石稜撐舟入幽處孤訝倚桂巖晚酒眠松
塢紆餘帶竹村蠶鄉足砧杵媵泉落環珮畦苗
差纂組風俗知所尚豪強耻孤侮隣喪不相舂
公租無詬負農時貴伏臘簪瑱事禮賂鄉校富

華禮征行產強弩不能自勉去但媿來何暮故
園漢上林信美非吾土

題宣州開元寺

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眺城東吳冢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
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
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
夢月色暉粉堵閣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
酒一罇前山看春雨

大雨行

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

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
躩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
顛狂四面崩騰王京仗萬里橫牙羽林搶雲纏
風束亂敲磕黃帝未勝蚩尤強百川氣勢苦豪
俊坤閏密鑱愁開張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
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
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槌鼓
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西育娘今年鬢首鬢已白奇
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
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

州因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中有詩人小謝城城高跨樓
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雪
白玉璫花下行縈風酒旆挂朱閣半醉遊人聞
弄笙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鈿利筋骨輕畫堂
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老閑要下丈二
組塵士高懸千載名重遊鬢白事比日改唯見東
流春水平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鬢看人
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

離別際始見醉中情今日送君話前事高誦
引劍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
天下躡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
嘆遭逢寡

村行

昏半南陽西柔桑過村塢娉娉垂柳風點點迴
塘雨暮唱牧牛兒籬窺蒨裙女半濕解征衫主
人饋雞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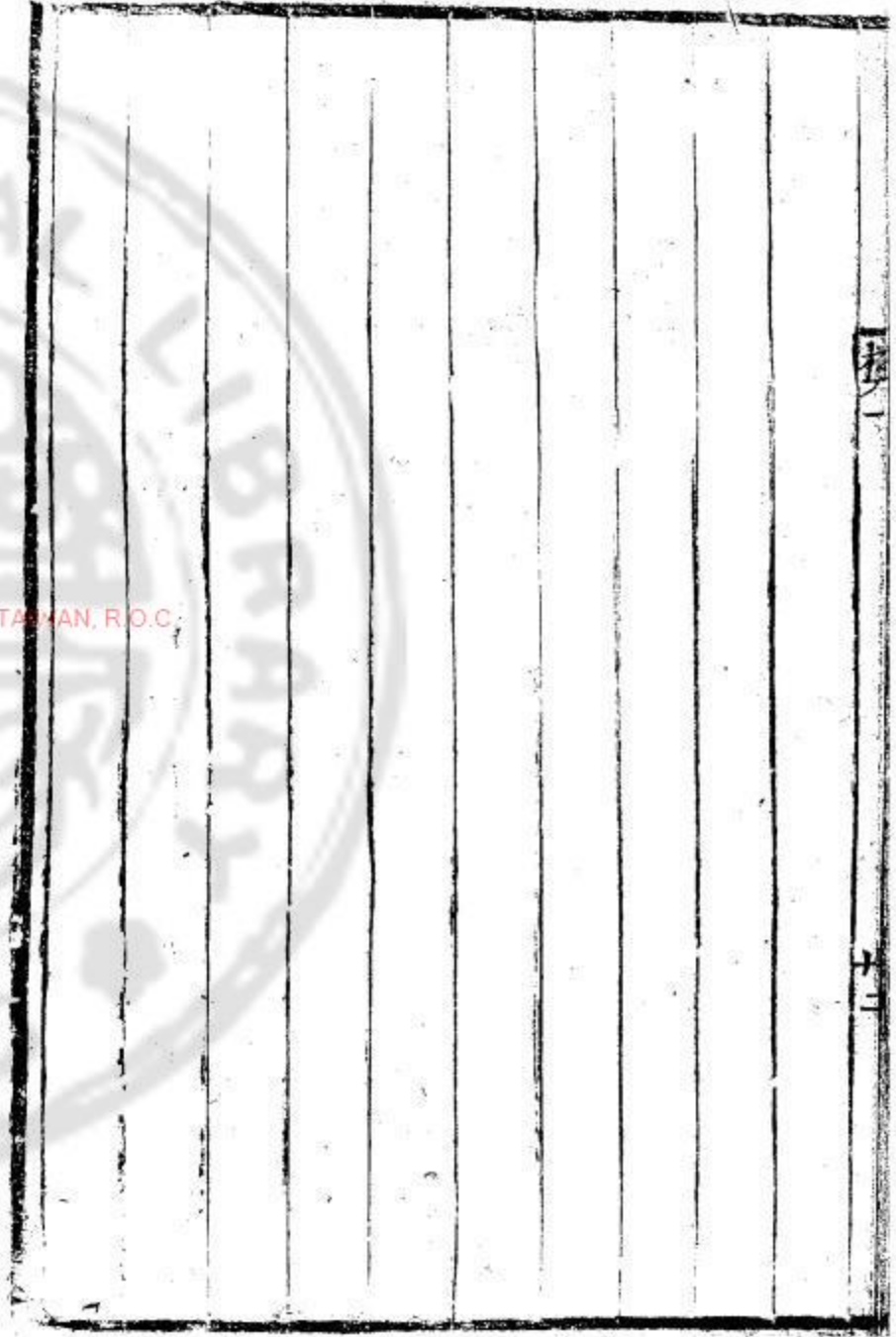
史將軍二首

長鈺周都尉閑如秋嶺雲取磬弧登壘以駢隣
翼軍百戰百勝價河南河北聞今遇太平日老
去誰憐君 壯氣蓋燕趙耿耿魁傑人彎弧五百
步長戟八十斤河湟非內地安史有遺塵何日
武臺坐兵符授虎臣

樊川文集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華清宮三十韻

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繚牆仰窺雕檻影猶想赭
袍光昔帝登封後中原自古強一千年際會三
萬里農桑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雷霆馳號
令星斗煥文章釣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
閑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厭未央
鈎陳裏巖谷文陛壓青蒼歌吹千秋節樓臺八
月涼神仙高縹緲環珮碎丁當泉暖涵窓鏡雲

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粧帖秦生靈
壽懽娛歲序長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雨露
偏金穴軋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干將
鯨鬣掀東海胡牙搗上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
林槍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蜀峯橫慘澹秦
樹遠微茫鼎重山難轉天扶業更昌望賢餘故
老花萼舊池塘往事人誰問幽襟淚獨傷碧簷
斜送日殷葉半凋霜迸水傾瑤砌踈風罅玉房
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鳥啄摧寒木蝸涎蠹
盡梁孤煙知客恨遙起秦陵傍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舐筆和鈇
欺賈馬讚功論道鄙蕭曹東南樓日珠簾卷西
北天宛玉厄豪詩曰脩葺金厄蓋小聚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
攜鏡泣霜毛

晴雲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風韓嫣金丸
莎覆綠許公羶汗杏粘紅煙生窈窕深東第輪
撼流蘇下北台自笑苦無棲護智可憐鈇槩竟
何功

雨晴九陌鏤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

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少年羈絡青紋玉遊
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
空高

東帶謬趨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嚴無奈
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泥慵偷釣侯家池上雨醉
吟隋寺日沉鐘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那
曼容

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
漢宮紫春光繡畫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
迴公子玉銜聲六飛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

夾城

豐貂長組金張輩駟馬文衣許史家白鹿原頭
迴獵騎紫雲樓下醉江花九重樹影連清漢萬
壽山光學翠華誰識大君謙讓德聖上不
受徽號一毫名
利闔毒墓

河湟

元載相公曾借著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
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駟馬雖戎服白
髮丹心盡漢臣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
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

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

天子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
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踈江山九秋後風
月六朝餘錦肆開詩軸青囊結道書霜巖紅薜
荔露沼白芙蓉睡雨高梧密綦燈小閣虛凍醪
元亮秣寒鱸季鷹魚鹿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

於義興縣近有水榭

李給事二首

一章緘拜皂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風元禮去歸
維氏學

李膺退罷歸維氏教授生徒給事論鄭注告滿歸穎陽

江充來見犬臺宮

鄭注劉於浴室紛紛白晝驚千古銖鎖朱殷幾一空曲突

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

晚髮悶還梳憶君秋醉餘可憐劉校尉曾訟石

中書

給事因忤仇軍容棄官東歸

消長雖殊事仁賢每見如因看

魯褒論何處是吾廬

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翹院六韻

天下無雙將關西第一雄授符黃石老學劒白
猿翁矯矯雲長勇恂恂郗縠風家呼小太尉國
號大梁公

太尉李弟司徒德亦封梁國公

半夜龍驤去中原虎穴空

隴山兵十萬嗣子握琯弓

今屬翔李尚書太尉長子

東兵長句十韻

上黨爭爲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狂童何者
欲專地聖主無私豈翫兵玄象森羅操北落詩
人章句詠東征雄如馬武皆彈劔少似終軍亦
請纓屈指廟堂無失策垂衣堯舜待昇平羽林
東下雷霆怒楚甲南來組練明即墨龍文光照
曜常山虵陣勢縱橫落鵬都尉萬人敵黑稍將
軍一鳥輕漸見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
凱歌應是新年唱便逐春風浩浩聲

過勤政樓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
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題魏文貞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
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
寄書懷四韻

御水初銷凍宮花尚怯寒千峯橫紫翠雙闕凭
欄干玉漏輕風順金莖淡日殘王喬在何處清
漢正驂鸞

秋晚與沈十七舍人期遊樊川不至

邀侶以官解泛然成獨遊川光初媚日山色正
矜秋野竹踈還密巖泉咽復流杜村連滴水晚
步見垂鉤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罇前自獻自爲酬秋山春雨
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

雲門寺

越州

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

宮爲近侍分明攬攬

先夏

羽林槍

李白題詩水西寺

宣州涇縣

古木迴巖樓閣風半醒半

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

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
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覩聖功輒獻歌詠
捷書皆應春謀期十萬曾無一鏃遺漢武慚誇
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外寒來早恩
入河源凍合遲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喜
參差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
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黠戛可汗

脩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應須日御西巡守不
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
宣王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迴

帝使中使輔璆琳探綠山及否

璆琳受祿山金言祿山不久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
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
何似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
長句

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
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
門歌舞笑捐驅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

二爰時珠切

送容州中丞赴鎮

交趾同星座龍泉似斗文燒香翠羽帳看舞爵
金裙鷓首衝瀧浪犀渠拂嶺雲莫教銅柱北空
說馬將軍

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領麾幢十
韻

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三邊要高枕萬里得
長城對客猶褒博填門已旆旌腰間五綬貴天
下一家榮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別風嘶玉
勒殘日望金莖榆塞孤煙媚銀川綠草明戈矛
虓虎士弓箭落鷗兵魏絳言堪採陳湯事偶成

若須垂竹帛靜勝是功名

街西長句

碧池新漲浴嬌鷗分鑠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
人鬪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鞦驥裊嘶宛馬繡
鞅璫走細車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樹日
初斜

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
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相如死後無詞客延壽亡來絕畫工玉顏不是

一
黃金少淚滴秋山入壽宮此一首奉陵宮人

讀韓杜集

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
誰得隨無人解合續弦膠

春日言懷寄號州李常侍十韻

岸蘚生紅藥巖泉漲碧塘地分蓮嶽秀草接鼎
原芳南泝濼音濼江急風畦芷若香織蓬眠舴
艚驚夢起鴛鴦論吐開冰室詩陳曝錦張貂簪
荆玉潤丹穴鳳毛光登睥睨今日還珠守何年執
戟郎且嫌遊畫短莫問積薪場無計披清裁唯

持祝壽觴願公如衛武百歲尚康強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

羨粗有薄產叙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
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
今放曠白頭郎吏尚留連終南山下拋泉洞陽
羨溪中買釣舡欲與明公操履杖頭聞休去是
何年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王函怪牒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目
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靄靄祥雲隨步武累

繫秋冢嘆蓬蒿三山朝去應非父姪女當繆繡
羽袍

送國基王逢

王子紋楸一路饒寂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
春泉長拔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塵
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
上銷

重送絕句

絕藝如君天下少開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牕
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園

少年行

連環羈玉聲光碎綠錦蔽泥虬卷高春風細雨
走馬去珠落璀璀白剡袍

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
出鎮全蜀詩十八韻

盛業冠伊唐台階翊戴光無私天雨露有截舜
衣裳蜀輟新衡鏡池留舊鳳凰同心真石友寫
恨篋河梁虎騎搖風旆貂冠韻水蒼彤弓隨武
庫金印逐文房棧壓嘉陵咽峯橫劔閣長前駟
二星去開險五丁忙迴首崢嶸盡連天草樹芳

丹心懸魏闕，往事愴甘棠。治化輕諸葛，威聲懾
夜郎。君平教說卦，大子召升堂。塞接西山雪，橋
維萬里檣。奪霞紅錦爛，撲地酒爐香。忝逐三千
客，曾依數仞墻。滯頑堪白屋，攀附亦周行。肉管
伶倫曲，簫韶清廟章。唱高知和寡，小子斐然狂。

朱坡

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啼。靜思長慘切，薄宦與
乖睽。北闕千門外，南山午谷西。倚川紅葉嶺，連
寺綠楊堤。迥野翹霜鶴，澄潭舞錦雞。瀟鷺堆萬
岫，舸急轉千溪。眉點萱牙嫩，風條柳幄迷。岸藤

梢虺尾，沙渚印麇蹄。火燎湘桃塢，波光碧繡畦。
日痕緝胡官切翠巘，陂影墮晴霓。蝸壁爛斑，銀筵
苴蕝，泥洞雲生片段苔。徑繚高低，偃蹇松公老
森嚴，竹陣齊。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漢館留
餘趾，周臺接故蹊。蟠蛟崗隱隱，班雉草萋萋。猗
老蘿，紆組巖深石，啓閨侵。窳紫桂，茂拂面，翠禽
棲。有計冠終挂，無才筆謾提。自塵何太甚，休笑
觸藩羝。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基愛酒倩地

閑雅

城高倚峭巘地勝足樓臺朔漠暖鴻去瀟湘春
水來縈盈幾多思掩抑若爲裁返照三聲角寒
香一樹梅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往事空遺
恨東流豈不迴分符潁川政弔屈洛陽才拂匣
調珠柱磨鉢甚玉杯棊翻小窟勢壚撥凍醪醅
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注云凍醪此興予非薄何時得奉陪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
知隗始討論常見念回愚黃鶴樓前春水闊一
杯還憶故人無

自貽

社陵蕭次君遷少去官頻寂寞憐吾道依稀似
古人飾心無彩績到骨是風塵自嫌如不素刀
尺不由身

自遣

四十已去老况逢憂窘餘旦抽持板手却展小
年書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聞流寧嘆吒待
俗不親疎遇事知裁剪操心識卷舒還稱二千
石於我意何如

題桐葉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葉因題歸燕詩江樓今日
送歸燕正是去年題葉時葉落燕歸真可惜東
流玄髮且無期笑筵歌席友惆悵朗月清風見
別離莊叟彭殤同在夢陶潛身世兩相遺一九
五色成虛語石爛松薪更莫疑哆_{及也}後不勞文
似錦進趨何必利如錐錢神任尔知無敵酒重
於吾亦庶幾江畔秋光蟾閣鏡檻前山翠茂陵
眉罇香輕泛數枝菊簷影斜侵半局碁休指宦
遊論巧拙祇將愚直禱神祇三吳煙水平生念
寧向閑人道所之

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
山下夢水如環珮月如襟

李和鼎

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
賢才事消長相持勢自然

贈沈學士張歌人

拖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
縹煙孤直緹雲定光明滴水圓泥_{去聲}情遲急管
流恨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

一醉家在杜陵邊

憶遊朱坡四韻

秋草樊川路斜陽覆盜門
獵逢韓嫣騎樹識館
陶園帶雨經荷沼盤煙下竹村
如今歸不得自戴望天盆

朱坡絕句三首

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詔換魚書
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
歲餘文帝歲餘思賈生煙深苔巷唱樵兒
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
相掩映滿池春雨鷓鴣飛

乳肥春洞生鵝管沼避迴巖勢犬牙自笑卷懷
頭角縮歸盤煙磴恰如蝸

出宮人二首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
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

平陽拊背穿馳道銅雀八香下壁門幾向綴珠
深殿裏妬拋羞態卧黃昏

長安秋望

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
氣勢兩相高

獨酌

窓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篷底睡
秋江

醉眠

秋醪雨中熟寒齋落葉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
罇空

不飲贈酒

細筭人生事彭殤共一籌與愁爭底事要爾作
戈矛

昔事文皇帝二十二韻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辭蔭負
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釐亦耻言撩頭雖欲吐到
口却成吞照膽常懸鏡窺天自戴盆周鐘既甞
檺胡化切黥陣亦癩痕鳳闕舩稜影仙盤曉日瞰雨
晴文石滑風暖戟衣翻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
存隨行錄唯跼踖出語但寒暄官省咽喉任戈
矛羽衛屯光塵皆影附車馬定西奔億萬持衡
價錙銖挾契論堆時過北斗積處滿西園接棹
隋河溢連蹄蜀棧刃漉空滄海水搜盡卓王孫
闕巧猴雕刺誇趨索掛跟狐威假白額梟嘯得

擁鼻侵襟花草香
高臺春去恨茫茫
蕪紅半落平池晚
曲渚飄成錦一張

過田家宅

安邑南門外
誰家板築高
奉誠園裏地
墻缺見蓬蒿

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

竄逐窮荒與死期
餓唯蒿藿病無醫
憐君更抱重泉恨
不見崇山謫去時

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三韻

命代風騷將誰登
李杜壇少陵鯨海動
翰苑鶴

天寒今日訪君還
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
閒愛孤雲靜愛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
樂遊原上望昭陵

樊川文集卷二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
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鏤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
橋邊遊女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鏤
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
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

老迎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冲
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
病神祇禱我知十載丈夫堪耻處朱雲猶掉直
言旗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
槿墮初開艷蟬聞第一
一聲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閑生
此別無多語期君晦盛名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官牆當道危行人爲汝去遲遲
筆圭苑裏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
銅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
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揚州三首

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
明月滿揚州揚鑿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遊
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闌雞臺金絡擎鵬去鸞環拾

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
王奈却迴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
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
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潤州二首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裡
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
憐東晉寂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
塞愁

謝朓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
橫強弩潤州城孫權切築號爲鉄瓮柳暗朱樓多夢雲畫角愛飄江
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惜
千金借與君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
遲留暮藹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
吹是揚州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光魏帝縫囊

真戲劇符堅投箸更荒唐千秋釣舸歌明月萬
里沙鷗弄夕陽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
來商

江南懷古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
金陵過惆悵閑吟憶庾公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牕杜陵隋苑
已絕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
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
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
湖東

宣州送斐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
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銷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
雲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
心懸旆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
寂寥

句溪夏日送廬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
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
楊枝苒苒跡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
悵桂花時

自宣城赴官上京

蕭灑江湖十過秋酒盃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
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
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挂却知閑事終把蹉跎訪
舊遊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爲吏非循吏論書讀
底書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宇清無比溪
山盡不如嘉賓能嘯詠官妓巧粧梳逐日愁皆
碎隨時醉有餘偃湏求五鼎陶祗愛吾廬趣向
人皆異賢豪莫笑渠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
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雲容水態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
雨暗殘燈碁欲散，酒醒孤枕鴈來初。
可怜赤壁爭雄渡，唯有篔簹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池州春送前進士荆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
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
相倚恨一時迴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兼葭楚雨深自滴堦前
大梧葉千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鷺千轉弄菡薇盡日無人
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憑欄
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縉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器成黃壤不知
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巨卿哭處雲空斷阿
鶩歸來月正明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
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
柳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
筋凝時紅粉和待得枚臯相見日自應粧鏡笑

蹉跎

池州廢林泉寺

廢寺碧溪上，頽垣倚亂峯。
看栖歸樹鳥，猶想過山鐘。
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

憶齊安郡

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
格卑常汨汨，力學強悠悠。
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漫流。

池州清溪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
來白髮根何物，賴君

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
斷滿溪水，携茶臘月遊。
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閑誅周公七月詩。
竹帛未聞書死節，丹青空見畫靈旗。
蕭條井邑如魚尾，早晚干戈識虎皮。
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骨清年少眼如冰，鳳羽參差五色層。天上麒麟
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韻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醪時。雲疊心凸
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南國劍眸能盼眄，侍
臣香袖愛僛垂。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劫孤燈一
局棋。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凌歊宋武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
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溪村十載違清裁，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
處與開罇。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
朱衣。且免材爲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
酒怕旁圍。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晞。一盃寬幕
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黃甘嫩，吳溪紫蟹肥。平生
江海志，佩得左魚歸。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
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
不負煙霞

題茶山 在宜興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脩貢亦
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
澗渡喧祿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
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山有金山泉脩貢出龍貢即絕牙香紫
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
聲谷谷迴聲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

到廉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
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
分溪燎巖野花遠夏瑟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
有佳人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鷺起鴛鴦
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畫舫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
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
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
條谿幾朶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
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豔嫩水碧
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

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曉鏡誰與惜
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
當酒家錢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
長句四韻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
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
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爲閑客此

閑行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權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
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爲溪移歷歷羽林影踈踈煙
露姿蕭蕭騷寒雨夜敲劄客八晚風時故國何年到
塵冠挂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掩斂下瑤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

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爲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
爲弄玉媒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閑一朶佳人
玉釵上祗疑燒却翠雲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
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
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
離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祇應圖畫寂相宜。
自嫌流落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絕句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
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獨柳

含煙一株柳，拂地搖風久。
佳人不可折，悵望迴纖手。

早鴈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
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
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鷓鴣

芝莖抽紺趾，清唳擲金梭。
日翅閑張錦，風池去骨羅。
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
山陰豈無爾，爾爾字換群鴉。

鸚鵡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縚。
故國隴山樹，美人金

剪刀避籠交翠尾，罅嘴靜新毛。不念三緘事世，
途皆尔曹。

鶴

清音迎晚月，愁思立寒蒲。丹頂西施頰，霜毛四
皓鬚。碧雲行止躁，白鷺性靈麤。終日無群伴，溪
邊弔影孤。

鷓鴣

擾擾復翻翻，黃昏颺冷煙。毛欺皇后髮，聲感楚
姬絃。蔓壘盤風下，霜林接翅眠。祇如西旅樣，頭
白豈無緣。

鷺鷥

雪衣雪髮青玉觜，群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
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牕。何處營巢
夏，將半茅簷煙裏語雙雙。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
使君伴，黃昏猶待倚欄干。

傷猿

獨折南園一朶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
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還俗老僧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納
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斫竹

寺廢竹色死宦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
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遙知渡江日正是擷

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
知心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
一片玉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晦傾瓶取醉况可羨高僧
共心語一如攜穉往東西

題禪院

航舫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陀丈五墳九泉如結友
茲地好埋君朱雲葬陽陵郭外

黃州竹逕闢

竹濁蟠小徑屈折鬪虵來三年得歸去
知遶幾千迴

題敬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
誰會我悠悠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綵服鮮華觀渚宮鱸魚新熟別江東
劉郎浦夜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風
落落精神終有立飄飄才思杳無窮
誰人世上爲金口借取明時一薦雄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紅燭短時羗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
萬里分飛兩行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
世除詩畫強名看着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
閑行

贈朱道靈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
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絕句

屏風周倣畫織罽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牕

鸞髮女拂塵猶自妬嬌饒

哭韓綽

平明送葬上都門紉袂交橫逐去魂歸來冷突
悲身事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
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
三峯

樊川文集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
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

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苔雙鬢雪
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鴛鴦蒙錦繡塵
土浴潺湲郭隗黃金峻虞卿白壁鮮貔貅環玉
帳鸚鵡破蠻戕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
明迥野冠珮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

謳謠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
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唯沙月孤
燈但客舡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
去浮生亦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

懷鍾陵舊遊四首

一謁征南最少年虞卿雙壁截肪鮮歌謠千里
春長暖絲管高臺月正圓玉帳軍籌羅俊彥絳
帷環珮立神仙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
執鞭

又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
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掘雙龍牛斗氣高
懸一榻棟梁材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
塵堆

又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
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
連風定翠沾沾徒兼斜輝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
氣象兼

又

控壑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
雷霆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
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
蜀羅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擒虎樓頭張
麗華誰憐容足地却羨井中鼃

又

王頌兵勢急鼓下坐蠶奴潏潏倪塘水义牙出
骨鬚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江上雨寄崔碣

春牛平江雨圓文破蜀羅聲眠蓬底客寒濕釣
衣簑暗澹遮山遠空濛着柳多此時懷一恨相
望意如何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滄浦感舊為
詩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
褐眠摇摇遠堤柳暗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
因似昔年

商山麻澗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
芳草遠牛巷雞埒春日斜秀眉老父對罇酒倩
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悵悵溪邊書
細沙

商山富水驛

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為富水驛

益蕙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議
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
貧長欠一盃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
惕然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
雲來沉定藍光徹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人誰
作子陵臺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饒
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塹依然在弱
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成旗長卷夕
陽中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水疊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惆悵

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自不勝前灘急夜響密雪映
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紉明朝楚山上莫
上冢高層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
洪河壯霜後精神泰華寧廣德者強朝萬國用
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皮論安史何人敢
弄兵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峯勢遠隨碧溪風澹能芳樹雨
餘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
樂是何時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

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
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

馬却遲遲

寄浙東韓又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
欲誰泥跡尋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蛟蝶文
章應廣畔牢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
不休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爲問寒沙
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即息夫人

細霄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
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負外

雪溺前溪水啼聲已繞灘梅衰未減態春嫩不
禁寒跡去夢一覺年來事百般聞君亦多感何
處倚欄干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爲吏塵中勢自迴朱紱久慚
官借與白頭還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輕進豈
是君門不大開霄漢幾多同學伴可憐頭角盡
鄉材

寄崔鈞

緘書報子玉爲我謝平津自愧掃門士誰爲乞
火人詞呂陪羽獵戰將騁駢隣兩地差池恨江
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

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
萬株楊柳拂波垂
蒲根水暖鴈初浴
梅徑香寒蜂未知
辭客倚風吟暗淡
使君迴馬濕旌旗
江南仲蔚多情調
悵望春陰幾首詩

和州絕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
牛渚山邊六問津
歷陽前事知何實
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兒
江東子弟

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晉龍驤
馳騁功名業帝王
至今音江山誰是主
谷磯空屬釣魚郎

寄澧州張舍人笏

髮勻肉好生春嶺
截玉鑽星寄使君
檀的染時痕半月
落梅飄處響穿雲
樓中威鳳傾冠聽沙上
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
夜深漁火禁牆聞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凋。
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羣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
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來美更香。
憐君片雲思，一棹下瀟湘。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鏤池塘百歲空。
水殿半傾

蟾口澁，爲誰流下蓼花中。

汴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複道漢梁王。
遊人閑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凍

千里長河初凍時，玉珂瑤珮響參差。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酬張祐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
薦衡昔日知文舉，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
北極樓臺

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
唱歌辭滿六宮處士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官二
十年一聲河滿子隻淚落君前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醉江東蕭灑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
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
歲須齊衛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
無同

題元處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
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攄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
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籌筆驛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婺霸略非匡漢宏圖欲
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裒斜路懸
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沉慮經謀
際揮毫決勝時園觚當分畫前著比操持山秀
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鼓運去事終虧
命屈天方獸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

初基揔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
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和野人殷潛之題筆驛十四韻

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王業未半本朝心
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
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
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
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襄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
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
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

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重題絕句一首

郵亭寄人出人世寄郵亭何如自籌度鴻路有
冥宜

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倏去忽來
應有意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音寄與玉人
天上去相將軍見不教吹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

李膺鍾璠中外兄弟

少相墳笮實弟兄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臺閣

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

為山道南所寺副使

金橐寧迴顧珠簾肯一棖祇宜裁密詔

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風初

婉軟離思苦縈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

侵寒牖夢梅引未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

平

遣興

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嗚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
遣有窮途

早秋

踈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罇酒酌未酌曉花嘖不嘖銖秤與縷雪誰
覺老陳陳

秋思

熱去解鉗鈇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
袖知髮短梳未足枕涼閑且歆平生分過此何

事不參差

途中一絕

鏡中絲髮悲來慣
衣上塵痕拂漸難
惆悵江湖釣竿手
却遮西日向長安

春盡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
故國誰交爾別離
獨倚關亭還把酒
一年春盡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
扶牀乳女午啼饑
潛銷暗鑠歸何處
萬指侯家自不知

代人寄遠六首二首

河橋酒旆風軟候
館梅花雪嬌宛
陵樓上睜目我郎
何處情饒

繡領任垂蓬鬢
丁香閑結春梢
賸肯新年歸否
江南綠草迢迢

閨情

娟娟却月眉
新鬢學鴟飛
暗砌勻檀粉
晴牕畫夾衣袖紅
垂寂寞眉黛
斂依稀還向
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舊游

閑吟芍藥詩，悵望久頻眉。盼眇迴眸遠，纖衫整
髻遲。重尋春書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作，非
郎誰得知。

寄遠

隻影隨驚鴈，單栖鎖畫籠。向春羅袖薄，誰念舞
臺風。

簾

徒云逢剪削，豈謂見偏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
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潰金階露，斜
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

殿真珠十二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
柏，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
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
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
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
遶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

株桑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

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
麗譙連帶邑人家
經冬野菜青青色
未臘山梅樹樹花
雖免瘴雲生嶺上
永無京信到天涯
如今歲晏從羈滯
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
曾得嚴光作釣家
越嶂遠分丁字水
臘梅遲見二年花
明時刀尺君須用
幽

處田園我有涯
一壑風烟暘羨里
解龜休去路非賒

江上偶見絕句

楚鄉寒食橘花時
野渡臨風駐綵旗
草色連雲人去住
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
夢裏曾經與畫眉
幾度思歸還把酒
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
藍溪橋下水聲分
流水舊聲

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漢輦郎千載更逢
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送盧秀才一絕

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潺湲如不改愁更釣
魚來

醉題

金鑷洗霜鬢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
還高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一絕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題張處士山莊一絕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軋箏脩篁與嘉樹偏倚半
巖生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
隨白騎三台星裡拜文星

贈別

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
揚州路卷上珠簾揔不如
多情却似揔無情唯覺罇前笑不成蠟燭有心
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
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
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
謳歌去柳遠春隄處處聞

為人題贈二首

我乏青雲稱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
陵心桂席塵瑤珮瓊鑪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
珥悔聽琴月落珠簾卷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

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襟和簪
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絕好音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綠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枕前聞去鴈樓上送
春歸半月緝雙臉凝翳素一圍西牆苔漠漠南
浦夢依依有恨簪花懶無寒鬪草稀雕籠長慘
澹蘭畹謾芳菲鏡斂青蛾黛燈挑皓腕肌避人
勻迸淚拖袖倚殘暉有貌雖桃李單棲足是非
雲軒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少年行

官爲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
處期獵敲白玉鎗怒袖紫金鉞田實長留醉蘇
辛曲讓岐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
賀公卿拜壽卮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
階前

有寄

雲闊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
山頭

樊川文集第四

卷四

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贄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木兵矢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
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
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在今
媯川縣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皆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
於上谷成於鄯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
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
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
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遇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

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
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濟衣一肉不畋不
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
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
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取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重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

黎陽新鄉並屬衛州

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

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取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滄頊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

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取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
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該侵
族變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飲
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史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尚書趙復
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取策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于分部必時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慶公鄂公
之徒並為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
有不幸方二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
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
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九有四三時耕稼撥切禩音耒音一時治武騎
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
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
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盱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黥七國近者
陳山僕固是也

居內則篡

卓莽曹馬
已下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

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

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憤勃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言

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笑口

斂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

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

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

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

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

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

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戰論 弁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嶺薛音薛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鑠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公准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臊徹于帝君周秦畢師不

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
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
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彫政不暇脩治
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
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
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刊弱而未嘗爲之簡帖
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
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
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
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
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美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矣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馬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含引混貸煦

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脊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
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囂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爲入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葵川文集第六

燕將錄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
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曰狼
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
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
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
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

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縣名屬冀州

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屬縣川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都平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

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疾忽如搏鶚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劔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

潭趙

地名鄆西六十里

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囅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

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終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

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
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入西去其王與
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
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
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
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
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
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
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
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爲相以年
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
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
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
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
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
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
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
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
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
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摧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
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

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
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為百
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
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
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
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行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傳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驛先奇曰爾父勅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

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
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
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
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
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
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潯陽路出荊州松
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洪年十一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紉田悅朱泚朱滔等僭
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
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
也用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

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

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孥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

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人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

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

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溫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于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
以壇墀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
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
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
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
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樊川文集第七

中書舍人杜牧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契丹有大功德
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
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思江
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紇于衆上丹之功
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

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立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神尼採甘棠漢之

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之臣言治人者亦首迷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

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鄭國公鄭公曾孫紉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

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貞外郎
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
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
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
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
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
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

為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
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
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
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
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
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
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
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
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

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
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
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
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
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
一萬項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
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日覩無不如志公
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
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

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
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
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
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
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
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
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
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餼

如無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暈羽綢以長堤繚四千步
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
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
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
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唐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并序

唐依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

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
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
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
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
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
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由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
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
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
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

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死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之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命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授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賚弘善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

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備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比日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曰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

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篔簹竹爲苦具姦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埴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津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

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
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
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
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陞李太尉德裕
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
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
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貴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
即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
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
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
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
事淮南節度使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
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
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
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
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
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

都門賜黃彝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
金古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
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
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
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
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
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
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
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

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
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
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
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
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
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
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負外長史天
下人爲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

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
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
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桐
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
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
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
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
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鈇音華劊音切使之擢破三
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

冠軍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
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
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
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
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
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
容開成未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
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人
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

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爲郎官考吏部科日選
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察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
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
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
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
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
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
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第二人皆

節度副使檢校郎中沱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
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
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
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滄幽以
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
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
駐壘孰爲忌畏諧去南海不校不辯旋復顯大
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炁在陳為車騎將軍炁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摠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

為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頴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挂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為言注

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
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
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
功負外郎帝曰周其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
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
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
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
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
史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
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

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
大夫公既得八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以虔
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
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斲撥
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
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
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下卒聲比入魏皆曰
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
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
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

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鵠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

新本并師王宰剽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公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闕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

堯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
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
為官事嫠姊出告返百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
兄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
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
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
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
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
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
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迹暗蹊隙窳去
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文集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侗始憲宗時宰
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才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
有孫兒侗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助嚴整臣

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
一皆忖度疑悖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
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
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
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
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櫃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
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
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

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
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
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
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試尹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
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侈闢毬塲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爲賢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彊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

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殤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為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

以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

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
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問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後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
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并序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
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
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
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
夢涉滌水旣中浣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第其書公切行以公
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弘育韋
氏自殷周秦漢立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
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負出世家貴富中
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尸
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
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
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綏
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祕書省校書郎選判入
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
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
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
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早夜侍側溫
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
侍喪自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
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門公起赴武昌未至
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事文宗皇帝時宰相

百吏源條帝功德謨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多凍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荅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懣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

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院樂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選老吏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敵旁發戲嫚及爲公卿

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敢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闔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

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慆之女先公四歲終四男長確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唐故慶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

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爲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譙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爲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爲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

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
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活十二
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
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
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
取爲真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
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
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
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

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
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
寫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庶少
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
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衢凡裁減
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
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
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
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
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

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卑與長者
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
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
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
之罷池廉使韋公溫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
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
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
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
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
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
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疇孔不知其故於景業
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并序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
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飲助并州
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
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

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肯不能私諭議以一辭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為御史中丞某以補闕為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為人某具以京口

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虔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

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羶肉日再食某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盡蓋壯末期病病末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州歙州

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為氏西漢宇為太尉子綏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顥因居河間顥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南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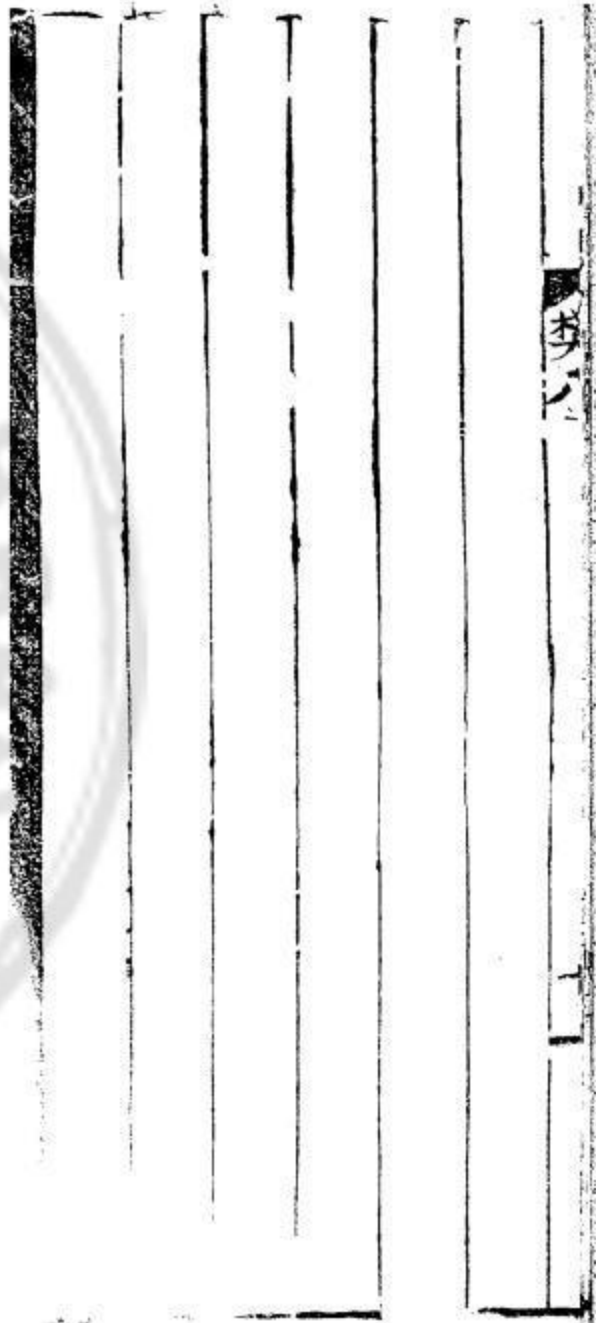
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
奉天令待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
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
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憚惜温郎
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御里葬
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
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羌以斃數能窮知賢取異者多天不肖壽考
如命何

樊川文集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
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徃徃有言前十五年有進
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
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
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
徑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

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實京兆韓又博
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
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甲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某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
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
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某
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
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
處士戡某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

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
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為節
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
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
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
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
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
期而生君因名曰夫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
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然
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

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
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
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
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
羨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文
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
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
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
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
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

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
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
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
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蕭
真韓又崔壽宋邢揚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
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
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鎮
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
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諱言洪盜籍外戚一
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

數月洪果敗晏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
審之次曰鼎鼎郎始五歲以其年月權葬於常州
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家厚因爲
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一不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
僕射希聖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
公贈太師某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某
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
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止賈誼傳
下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茸
闕下獻書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
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
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

落一千年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上第
時賈相國餽為禮部之二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
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敵數
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既使判官李丞相
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
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
故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
尉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
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州龍興寺丞相竒
章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

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為
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支使
兄自馮翊迎醫石至曰是狀腦脂下融名曰內
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
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
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斷是
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
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
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
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

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
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
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
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
百日爾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
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竟不知
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
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竟矣其
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

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革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爲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九兩拜章乞爲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連敗縮首不出猶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又置公

爲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占其一掙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温敬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亶亶盡吐莫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其條目引六經以窒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旨而爲其辭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鑑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其月日歸葬於華陰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斲去子

伯子至王霸久卧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第心中交戰處士之居落青門畔文駟連羈繡軒交貫危冠自喜音首紫後緋言訖揖去一如不見我齒未衰誰知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釣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荅亦無事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今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詮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

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
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
州馮翊縣丞衛尉寺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
司馬年六十其年月日終于漢上別業岐公外
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孫兒二十餘人晨
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
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夏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
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

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
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
力等衣食尔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
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
原司馬村先坐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
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尔勞力者賢歸全故丘
慶期孫子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頴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春裴在國朝名位最大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其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爲首生朗州爲塾屋河西令道朗二
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
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延府間前如無
人然未嘗以杖貴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
不變者出之爲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
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廐騾爲塾屋時役之今

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寢
染仁父之化溫良柔友窮居鄆縣飢寒餘二十
年未嘗出一言以愠不足司農卿裴及爲邕府
經略使辟君爲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某
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其娶裴氏
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拉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爲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開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羣輩中酋酋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禹儉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其年月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
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頡易州長史父勸鎮州
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林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
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唐故進士龔輅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餞塘

龔輅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暉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士龔輅去
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輅者輅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輅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殞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爲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
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樊川文集第九



樊川文集第十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賀集序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闕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
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
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
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
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
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
深妙竒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寶叙賀
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
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
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

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
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
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
恨怨悲愁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
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
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
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

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
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
凡十其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
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櫛其城郭係累其妻
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
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

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
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
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
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
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
貢訟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

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
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
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
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鹿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
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
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辱齊侯服不敢動是
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

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盧詡段熲魏有司馬
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
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
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
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
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
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眞不虛說
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
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馬聲

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其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

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著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

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
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
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
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
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
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
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
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
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
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
爲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
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
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
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
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

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數某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聖人爲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

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爲余留睦七十日今

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昔能求事佛後生爲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

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爲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貴富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唯罪福

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
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
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
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
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爲
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
不多不珍竒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
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
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因哉文
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

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
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
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
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
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
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
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關天下
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
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

爲使令者陪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
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
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
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裝男女爲其徒各止
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
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
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
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脉絡不數月人隨化之

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錐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
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
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
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
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
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
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孤帆白鳥點畫上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

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
天下名士多徃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跡觀南亭
千萬狀吟不辭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
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其大
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
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
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

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
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某為童時王處
士年七十常來某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
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大和四年某
自宣城使于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某
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
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于大廳西北隅上藏九
經書下為刺史便廳事大曆十年乙卯建會昌

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
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雷相距五十六尺
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
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
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
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
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
河渠書曰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
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
皆淫灑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
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復絕絲麻藍
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羌埒
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
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主如禁司東西軍
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
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二枯十民之晨炊夜
春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當其意徃徃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
養秩安祿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盤冗其間迺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
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
戚者率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
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徑馳
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
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
家焉民所以安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
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

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
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
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
剗土者宜乎牆山漸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
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
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
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
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 吳弩寧陵

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

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睢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將仕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杜某題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漸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

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
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
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
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
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
為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
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
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
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
不久之故內侍至為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鈞

寬泰明白清繁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
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
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
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奇章公
下至于百姓無不道說內侍稱為賢人此不虛
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某謬為相國奇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為廳壁記某再謝不
才不足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
宜也某慙惶而書時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記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乂酣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明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
十六次曰桎桎年十一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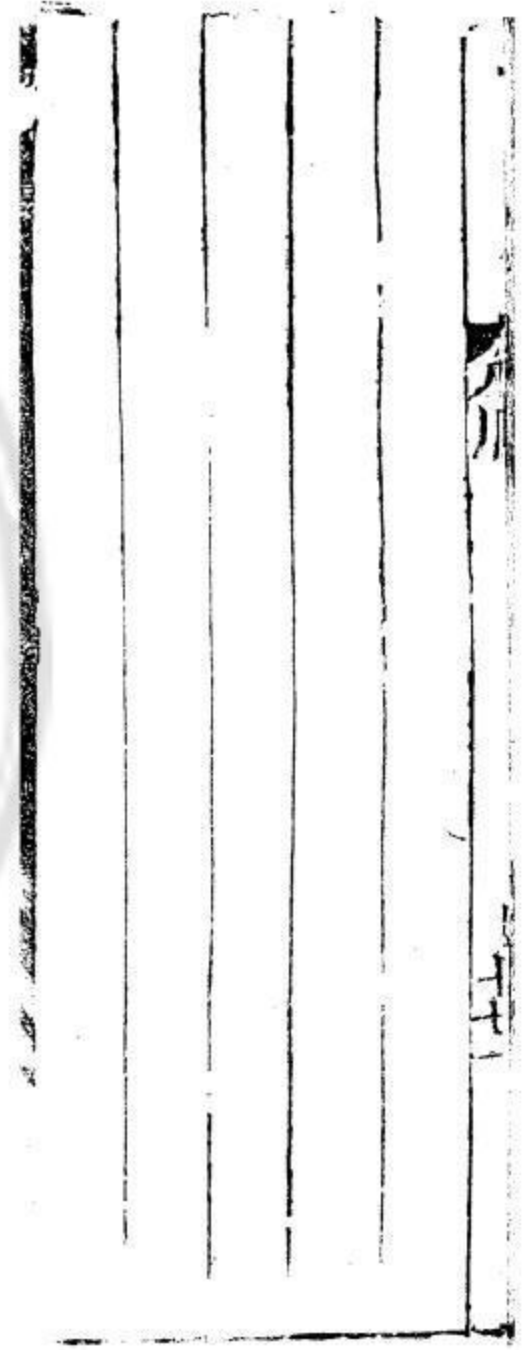
銘曰

後魏太尉顓封平安公爰子克世葬少陵嗟
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爾官

樊川文集卷第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十一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晝已定而賤末之士勦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令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驟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

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北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五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啣沫及

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
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
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
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
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効辭語旣畢無不懽呼
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
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
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
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懿州刺史張汶因
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
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
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
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
二千耳其副恠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自
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
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
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
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可鑿
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
高壁深壑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
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
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
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
自雪况聯姻戚願奪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爲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
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
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
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
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
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
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

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字
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刀攻
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
音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
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
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
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
州稷山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
縣是也多以其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

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
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
猶須轉戰廻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
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
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
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
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

四海德振法束貪廉儒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
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
可爲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
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
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
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賈嬰孩不留所
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
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
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
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
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
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
彘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
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
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私茶故賊云以茶墜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
人不疑是賊
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
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
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

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剗心腹
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
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
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
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
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徃牢充塞四五月後
炎鬱烝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
白殺之則賊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

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毫徐
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
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
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徃來終而復始更有江
南土人相爲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
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
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
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
落負檐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
徒盡不能獲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

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
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
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
岸初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
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
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
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便同發名為一宗是桴鼓之聲千里相
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
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荅曰今西
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

供百萬口况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
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
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
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
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
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
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
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
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
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

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
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
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
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
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
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
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
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
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
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冉二

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
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
衷上千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
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蜷縮魚
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擐天
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

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出不
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
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齷食其使者風波
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
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
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
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
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
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空湧
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

頑礦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
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
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
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
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
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
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
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

手攜暴虎貪狼化爲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
天下之縛抵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
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
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
弛心迎志釋固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
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
聞其他如同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
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固不是倚
國家有天下二百二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
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

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其僻
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
強冀蒼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
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
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
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
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
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

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
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
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
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
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
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
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
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
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
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

而止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
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
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
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
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父矣是
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
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
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
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
年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
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
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
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
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
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
帳下死圍悉死伏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
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
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
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設王專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

武王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伐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

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兄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循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令得

美任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疆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辛鬬巢鬬懷聖之國為氏生蔣賈孫叔敖為艾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封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爲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權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
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
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
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
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
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杜稷魏
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廉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

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
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
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
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
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
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

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壯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徐袁相為滑州滑川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專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會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

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

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肯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首茂皎無塵土沉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干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勅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綱罟如防盜賊

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

日待月翼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
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過之禮過等詢問之
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
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
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
常事雖為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
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
顛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
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

與人論諫

某疎愚於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
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
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身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
百輩不可悉數然恣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

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天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果食之必死乙必曰食我食之又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

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
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
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
自驪山迴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
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
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
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
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

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
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
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
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
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
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
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冀於
異時資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
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

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
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
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
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
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
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
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
覺繁多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墓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
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
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
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
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其無
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
歲乞假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
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侍郎中之知亦
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
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負外之爲階級遠于尊

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
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
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
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付不宜得罪今敢謹
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
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
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
之至某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上宣州崔大夫書

杜牧字牧之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推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

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壘壘曲垂
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繫繫以節義自
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
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
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
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
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
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
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
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
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
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
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
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之益固使天
下之人異日捧明同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
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
也於流輦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

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懷中爲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畧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耶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

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
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
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
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
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
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
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
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
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
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
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
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
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
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
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
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

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摯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

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旣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平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列之士旣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功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

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扞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

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個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

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
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
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
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
不特自發明導說其哀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
再拜

荅莊充書

采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
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
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闥
闥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
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

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餽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鑠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

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
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
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
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曾臆得以
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
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
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
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
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
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
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
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
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
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
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
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
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

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
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
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
與作上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
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鏤取
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
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况諸監
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姦欺人無語路况土鹽
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

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
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
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
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姦賊
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
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
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
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
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
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

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

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
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今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
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奸胥貪冒求取此最
爲甚其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喈嚙跳突于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
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
飲順氣完神奠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
萬侍女酌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
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坵天廉鬼疑眇嚮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竒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
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
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困畜繁脂大東

南西北限岸量紀無有頓憚得可不識災害三事
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
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
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
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
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
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誠纖悉
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
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
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無愛羊牛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
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幕不委下吏
籩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
神宇躋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
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
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
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
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
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
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

神如有言我蒼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癘
水旱永永止弭爾爲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
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的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寃殺之天實寃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
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爲我申聞

第二文

牧爲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黃境
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
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詞弃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直抉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恕
亦可也殺亦可也釋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
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
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
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
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
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
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
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為豐
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易卑庫變爲華敞正位南面廟兒嚴整風雷雲
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威邂逅釋願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矛鼓機怒或艷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狻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隈時間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葦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幾
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
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
天爵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
普鋪反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帛拍棺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接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爲誰忿忍陰汗平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
喑偏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弃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
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訃問忽至慟哭
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爲蒼生慟豈獨私

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
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
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
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
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曾祖
某皇任醴泉縣令祖某皇任太子中
允贈右散騎常侍父某皇任檢校吏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

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
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

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
號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
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
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
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
必留戾程必黜每懸榜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
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釵不
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
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
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
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惟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
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竒章公主
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
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
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
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
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
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
曰魏北燕趙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
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
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
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淳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
御扎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
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
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扞後浮華
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
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號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
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
不能瞻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
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

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
長不忍爲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
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
更徃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湏必應生活之
具至于餅缶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
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
木絲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
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歛民
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
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
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况今迂直之計有
不趨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
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爲槽下注于舟
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糈囊
裹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輶
輶爭鬪願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
頌凡二年改岳愕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襄山
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
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鑠三

關鄂練萬卒皆儉楚善戰寢有戰風稱爲難治
有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
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
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
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耆而無捨焉比附他盜
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
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弃奸冒用公法也
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
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
於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

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
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
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鍾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
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
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
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
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
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
田沃土多歸豪強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
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

第籍地沃墾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
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
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
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
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
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
苦隨以治之纔逾朞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
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
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
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嘗
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
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
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
位自及公內外闕闕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
甲焉觀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
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
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陪吏之屬徧
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
愴而多畏也自爲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

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庠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費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

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直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
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

貞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貞外郎贈太子

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子西容爲給事中權文公爲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爲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

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違其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頰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鄆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密補凡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

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
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
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
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
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
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
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
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
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
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踈通

蹊徑人情物理無不由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
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
於此疊疊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
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
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
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貢者必
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
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
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
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

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
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
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
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
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
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
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
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
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
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

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
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
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
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
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
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釐滯闕事寮佐皆患之
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關事
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
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
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

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
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
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
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
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
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
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
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
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
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卷終

樊川文集第十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某月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史以其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

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戶不滿二萬稅錢才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颺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上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內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搖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歡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之敢

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
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
所遣刺史不爲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爲瑞
爲祥爲歌爲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
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邊
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
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

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
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
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前於三輔自
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
邑發掘園陵段頰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
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
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
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感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
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
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

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亂者伏以党羗
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
爲西戎所感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
受冠帶兼伏征徭角觥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
德之際北燕偏重去聲中原一掀大曆建中之
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羗因此亦恣猖狂兔
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
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
撥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
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穀以焚

舟殺輜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呌牙依拔深
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勢中艱難已來不
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
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戍日禱馬太白揚
眉按瑣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擣以竒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隘囊封赤白雜
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
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
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春喉或以長矛挾脅僵

屍積壘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電轟喧萬里之威
稜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
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
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皐陶無
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
此兵爲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
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
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樸散材空過
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

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
款懇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勅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
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
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
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
因常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
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

蔣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授
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
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
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
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
紀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
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
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
爲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

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
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
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
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
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
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
首而息射詠杖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
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剋

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
念國家之為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
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輜
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
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
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
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劔閣朝廷所有唯
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
法爵不踰等舉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
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

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伏惟元和之功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道行天下
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寃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
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
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
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
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

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午夜觀書日昃聽
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
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為跨馬
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
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倖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
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霄漢之
表盡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

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
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
纍纍而自縛解辮削衽投戈委弓懾怛威靈歡
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
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
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
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
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
場所求必至有闔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
八聖旰食之恨百年土地之羞小雅盡興大

業無極爲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日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勅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斐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斐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懼

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即有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群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逆賊鄧斐輒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飢人剝亂鄉閭陵蕩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翦豺虺党項已寧於朔北妖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斐一清湖嶺用夷狄爲四守統華

夏爲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奉聖謨無任抃舞慶快歡呼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已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群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羗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遇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鬲專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晶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踴躍歡抃感恩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
廣樂九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抃臣等
幸生聖代獲備台階雖欲殺身豈酌大造無任
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
至王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
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
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
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
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
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
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憊闕及擢爲筦推累受
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踈拙不效
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
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
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

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鑑更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國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無任懇懇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荅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日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啓處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以魁柄自顧斗筭之器樸樸之才乘恩寵時竊

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陳懇辭自叙冀迴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言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戮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為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用酌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慙惶戰越之至

又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

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時令微
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黃綃之妙實愧蔡
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
身不勝感恩慙惶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
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
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
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
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壘食置
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壘以爲勞屬饜而止
飽德以歸旣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
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
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
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

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
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諱有令名備歷清
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
推忠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搢
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
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
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旣曰
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

伏准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
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
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
及領藩鎮實患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
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
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
旣不虛受實爲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樊川文集第十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
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
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
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
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
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
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

來漠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駢之
騎凋耗已無漣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
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
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
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
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薦草暖日廣川牧
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
大寒瘡墜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
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代

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
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
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
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
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
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
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
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
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

滅太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
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
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
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
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
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
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
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
涿邪之遠近十不一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

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
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
股之中軌輻懸瓶湯沃暉雪一舉無類必然之
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爲長然
出其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今討
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
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
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
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
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

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瓌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謹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

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高關健馬強弓爲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堅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蟪蛄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伏宗社威靈駭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纒逾周星果自木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筭英略借筋深謀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

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
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
某謬分符竹實由思知慶快懽抃之誠倍百常
品不宣謹啓

上白相公啓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
脩整紀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
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
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爲準繩朝
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

邴吉陋案吏於公庭表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
軍有長揖之容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求備取人不以
已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
其志自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
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參九
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
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
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
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顛顛万万方實懸斯望

某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
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周相公啓

某啓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尚書司勳員外郎史
館修撰承命榮懼啓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
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吉先哲
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傳呂得於
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爲時
而生當考室構厦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贊傑
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

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持市之耻是以朝廷禮樂
天下清明人不凋傷神不怨悵萬物由道百度
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
能逾焉某樸櫟之才冀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
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
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
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
污泥昇於霄漢却收斤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
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已自驚喜過
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

雖買臣懷紱郡邳蕭育召拜扶風掾僕三組垂
晉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爲喻言念微
生難酌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已來朝廷薦老
四海俊賢皆因摯維盡在門館毗輔聖主魏爲
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祿固唯賤末報效無門
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攀戀懇款之至 謹
啓

上鄭相公狀

某啓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
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

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闔門捧戴生光啓處
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黃耆之徒
以爲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
丘中塲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
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顯
顯實有所望某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
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啓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
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

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卹養疲羸抑挫
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已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
孤惇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
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戶到閭里安泰史冊
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勲業愈重况茲
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宣室
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門
墻不勝抃躍攀望榮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謹
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啓人惟樸櫟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
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
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
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君繼統賢相
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
德冠人倫爲縉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
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最爲凡器頃者幸以
屬郡祇事廉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無術
實多憊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

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
如生羽翰全忘覘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召歲
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
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爲也是小人忘生殺身
之地剝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
絕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
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劓山木之詠流落多戚
今古同塵迴望門墻涕戀唯積起居未由無任
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啓某比於流輩踈闊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
書多忘爲文格卑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
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
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
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廁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
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
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
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贊於大君子門
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禮詩所謂有覲面目視
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

汗赦不知所云謹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某啓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今者竊敢再錄啓本重干尊嚴付於史官而不誣懸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別錄所爲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鑄

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謹啓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爲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太梁奏取韓以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馬北面雖布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况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爲人不省之

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縑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某比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君於鏡上三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召名僧爲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爲搢紳相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願復爲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爲人

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貞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又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啓

上知已文章啓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
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
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
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
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
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
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
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
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
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

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
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未不執
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
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聞齒髮甚壯間糞有成
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
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
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獻詩啓

某啓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竒麗不涉習
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竒篇

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爲一
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冰敢求恩知但
希鑄琢冒黷尊重下情無任惶懼謹啓

薦王寧啓

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
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
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
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
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敢薦才
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
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
荅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
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
於進趨之徒自爲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
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
傳李疑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
事太遠李爲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
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

氏國幼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適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瘡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顛世曾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斐相公

書首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顛謝曰苟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美然李公因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

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顓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其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

三十間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常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豎戀戀悞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延福私廟支柱歆壤而處之長兄以驢遊丐于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蘆寒無夜燭默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顓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疾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喪明

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王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童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

陽斥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回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顓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其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顓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詰今號州庾使君問庾

使君眼狀瘦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
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
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
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
周至靳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內障脂
凝有赤脉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
針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
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
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
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

可爲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顛遂東下因
家揚州與顛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
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岐與決曰此行也
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
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
疾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
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
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
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
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笈乞守

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面衰改是其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復見其矣此天也無可奈何其能見顛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懇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下尊重伏料仁旨必爲憫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年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兼以心息氣錯寔在群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兄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望六七十

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夏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候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第三啓

某啓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

長啓干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於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者在三千里外一卽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

關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
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
官必任東去某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
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爲廢置在某更授一官已
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
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臯况
於某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
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
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更
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

無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
遂也不遇知己豈得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
伏希殊造或賜濟活下情無任懇悃惶懼之至
謹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某啓某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
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閑居京城弟顛一舉進士
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
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南並仰某微官以爲糒
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

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
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吏
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
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
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
餒來告其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爲朱馬緇作
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
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皆困謀
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
次活家命以爲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

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
不生相國疑怪乎某荅曰是何言與某唯恃吾
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杭州
戶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
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爲政
者而爲之某今官爲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
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爲政無取也今若
得遂所求非唯超顯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
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
執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

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于樹杪覆在鼎中下有
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
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悽悽丹懇
不勝惶懼懇悃之至謹啓

爲堂兄懋求澧州啓

某啓庫部家兄昨者特蒙獎拔却忝班行實以
聽聞稍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
絕俸已是累年孤外生及姪女甚嫁者三人仰
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霍才及一食伏蒙
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涪陽活於闔門

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爲元勳恩隨
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
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
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
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謹啓

樊川文集第十七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勅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家優今
吾卿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群寮顧子敢
專得於僉議前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使持節襄州諸
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在長
慶寶曆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

無不爲復以諫議舍人在大和末詞權凶魁坐
以左宦繼爲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
歸朝廷爰自尚書裂分茅土爲政以德行已惟
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三十年道益昭著夫
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蘊藏戎狄信順
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已降有所
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
祇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勳封
如故

崔璨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

兵部侍郎等制

勅喉舌百官之本網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
事三人爲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子不敢讓正
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璵德
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
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東郊政旣安人化
能裒俗擢任藻鑿旋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滯
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
以中憲每師遽瑗常慕史魚枰彈之勇正當時
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

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
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
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為郡嘗聞
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召
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
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
金魚袋崔瑛上知自得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
通樸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
擬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

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瑛等實瑞清
時予為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
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
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瑛可守
刑部尚書散官勳賜如故滌可行尚書左丞散
官封如故瑛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

勅 冉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第也尚曰處於小

國可爲具臣况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
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爲吾大
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克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
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斐休
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爲成人前宣
歛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
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貴者

大勲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
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
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輟自綸
闡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
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
之管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鉤校姦賊未減賦
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爲準繩立作據伏名
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
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
授之予亦何恠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

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
惜勸若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監鐵
轉運等使諡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
賜如故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勅士師臯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
敬能致治平擢為大寮膺茲慎選出於予志
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
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
誠學臻壺奧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為前後爰

自郎署擢居內庭謀議有同於壽王竒異輒委
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歲序湏議遷
昇今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
獲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
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
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
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寺郎散官勳封賜
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勅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隱必見情偽必知

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
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
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
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有翼戴仁而行
抱義以處墻仞裏峻壇宇外寬介特守君子之
強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華貫擢為諍臣攻予
其專言事頗切願試佐輔移理陝郊馮翊之恐
失倪寬潁川之意得黃霸壺漿迎路襁屬攀車
徵為公卿愈見風彩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
立朝為時準直今者跡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

合憲文彈理
四海紀綱所
為虎鼠計於
臣無累所舉
言思立秋授署之旨三尺律令
公共無節上意古人有言曰凡
揜今者倚任佇觀爾能唯君知
守御史中丞散官勲封賜如故

趙真
除右散騎常侍制

勅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導夫語言應對之
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
大夫守太子宮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祗事祖
宗出入屏毗餘曰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

學煩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彥無不與遊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慈惠之名處官無纖介之失其爲行已斯亦多矣丹墀文陛之內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散騎常侍散官勳封賜如故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遜除工部郎中等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賓等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爲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又出群

以遜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爲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胄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爲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內庭草具密命自以疾去

于今惜之願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翼爲爾之知
已余爲有翼之德隣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
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御史知雜事散官
勲賜如故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克翰林學士等制

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況乎伎出流輩超侍
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
得執所見若非賢彥豈膺選擢將任郎守起居
舍人庾道蔚善行必備重價無對嘗自侯府升

爲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請郎
行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
時名聲華衆揚歷臺閣宣昭職業無入而不得
其道守正而莫澀其源並爲儒者之英咸蘊賢
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
美則必爵之我旣言矣亦能繫維宜盡忠謹以
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克翰林學士餘各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勅書曰庾嶽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

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難豈敢
輕易將仕郎侍御史內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
其詞華勁正端慎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
朝議郎校檢尚書祠竒負外郎兼侍御史賜緋
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歷渥不
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
爲清秩當自宣室受讞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
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罪尔勿罪予曰寬尔
勿寬問法何如無節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
朋可守尚書刑部負外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

尚書都官負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戶部負外郎制

勅文林郎守尚書水部負外郎權審湖嶺旱暵
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爰求使臣
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尔審學古有文通知理
道遂使乘駟視吾飢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
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逋逸能裁闊狹大
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
者言之於尔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酬徃效無
曠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戶部負外郎散官

如故

皇甫鉦除右司員外郎鄭濬除侍御史

內供奉等制

勅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鉦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濬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襲委

乏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壞法之姦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鈺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濬可侍御史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勅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

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
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
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
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嘗歷
憲臺又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
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暢穎佐賢侯
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臺
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
並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

制

勅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
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
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
豕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
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膺拔
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
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

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尔等吐茹侮畏之道
能不愧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
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勅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
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
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
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臣况予寡昧固多遺闕
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卿老之令子弟
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

垣夫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
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
恩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勅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
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
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革其儀法但使提
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峴
聞爾昆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已依投

之地竭力報效況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
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爲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
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
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勅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嘗佐太宗同安生
人共爲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
爲諫臣豈曰虛授如聞同列墻進而不爾容爾
亦拜章自陳極辭貢憤乃令微辨盡知其由僉
目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已或遇

事編衷言於慎微則亦乖矣仕於清貫斯豈廢
乎考衆惡必察之言徵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
寺跡云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
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蘊畜可施無使衆多復
有窺測可太常博士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制

勅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
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策名
或以吏才進用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

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爲排折羗虜非穀不可今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曙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吾戰士固此爲郡亦報善政球倅賓席得專留事兵於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鄉各服官榮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玖除太僕卿高正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勅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前兼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三百七十戶賜紫金魚袋李叔玖等夫伊呂之爲將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隨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分茅致弘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一門盡有瓜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日文曰武唯上所命首爲才士實曰寶臣証之與汾爲吏歲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有賦豈目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李珣冊贈司空制

維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五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皇帝若曰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倏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咨爾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珣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內備顧問嘗摧奸亮外領事權善提典故爰付魁柄實肖象

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寃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啓自朕統御尊敬舊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彩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壘凡所陳啓無非法誠遂乃裂授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爲康泰初陳微恙請捐重寄駟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却食涕流命也柰何痛悼不及今遣使某官副使某官某持節冊贈爾爲司空魂而有知鑑茲誠意嗚

呼哀哉

歸融冊贈左僕射制

勅有祿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摠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內脩典法三乘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實

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聞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勅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至于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閨門之風中以文

學膺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爲名實之臣爰自郎
更至于藩翰事藜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
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
考今汝猶子相予冲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煥
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攸助急難之名下有慈
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
逝不捨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徃而有知鑑我厚
意可贈禮部尚書

樊川文集第十七



樊川文集第十八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勅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况
西界淞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
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可仗豈宜委之正
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温良
恭儉齊莊中正實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

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
為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
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為農器草作
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已效之績託
分寄之任擁舊旆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軍
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
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
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策加副相用
墜大邦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
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

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賜如故

盧搏除廬州刺史制

勅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况
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賊重豈可輕授朝議
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盧搏以文
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歷臺閣嘗宰繁劇鬱有佳
譽兼報善政今者出郎官之帳懸太守之章言
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則違之上有好則效
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
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

爾其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
散官勲賜如故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勅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
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
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
自遠藩擢爲宗正大則提舉群吏灑掃守奉次
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
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墳之罪已坐首令責

師之善區難矜寬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
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勲封賜如故
仍馳驛赴任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勅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竇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虔州諸軍事
守虔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
作而蕭育拜河內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國
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

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
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
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
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比人矣
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
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
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勅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
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
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
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上聖憂勤之切
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爲奸如此之衆况
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牧
守之念予常軫懷暨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爲
吏愛我百姓盜賊奸宄寢而不作鰥寡孤獨皆
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聞立善政凡爲理者皆

高仰之今用已効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
筆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
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
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
人在王畿內各思荅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
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
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
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遣將造偽交關華夷異

立功勲以求爵賞自長慶已降怠於制置西北
守帥多非其人侵虐種落厚自封殖至使忿驚
之性不甘欺奪之若近者聚為內寇至乃騷動
天下因令循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
選求僉曰誠元家本北邊志氣慷慨將軍之子
頗傳父業學万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
寄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
兵戰之噐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
信禦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
頽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

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勲如故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勅兵者凶噐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
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
州諸軍事兼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
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
翅翼頗健任以汧隴倚戎一本作盡節守封當賜輒分
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今以天水名郡
鄠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召戎生事無
詭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

之道莫過於斯弄印貂冠皆為榮秩壯爾軍旅
惟恐不多勉礪鋒鏃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
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略及義寧軍行
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勲如
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宥州
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略軍使押

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管都如兵馬使上
柱國鳳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田克臬俊無
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蓋關中陳安之勇聞隴
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
乃萬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曉騎橫挑圍
開孤壘戰敗豪雉言念忠勞豈愛爵賞帖以崇
秩用酬奇功畢萬足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
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特可檢校國子祭酒
餘並如故

薛宗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
邛州刺史等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
薛宗等仲尼對魚晁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
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
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
於此宗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
其郊處劇不繁事業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
長吏其有政化可差古人藏玘與逢閱官簿而
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嘗聞謹慎可宰百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

制

勅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今之郡守爲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官途嘗宰大邑聞其爲治人歌舞之以蒙執爰前驅予之推也光祿護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爲死各委分寄實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誠爾爲天子

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君子之道先有諸已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爲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

刺史等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蔑無所聞滯

序進之常途則怨生於下古今政柄患斯二者
晏實初本佺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嘗爲郡聞無
悔吝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
慷慨豪健刑於樂典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
子苟爲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
於行在於廉平弘宗溫慎有餘王屬咸爲清秋
銖以文學嘗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
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勅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
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隣
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爲欺奪瓊與宗
元守郡宰邑聞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
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
不臧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嘗在班列青宮贊導
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
州刺史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

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為寇蓬綠巴徼其風忿勁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溪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嘗為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寡厥辟洎當叙進優以上佐苟有聞見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勅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

史上柱國裴閱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聞爾為理人惜其去若不遷陟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吝半刺列郡人所咨稟衣冠弓劍之地霜露感恩之心尤藉謹良以顯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勅中大夫前使持節申州諸軍事守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

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巴徼
號爲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實難其人以紹
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
頗有長者之舉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
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卹孤獨逮不足
脩其教徇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
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爲
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時無易初心以失前効
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勅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
等德翁承訓審矩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
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猶則之守
令所爲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美人胥效矣可
不勉之量助奉陵邑以謹慎選執臨師景參諒
等各以序進亦爲良遇可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銷除右諭德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
樟等廬山江關扼東控西南夷置吏不善所虞

非細以樟嘗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已亦好之人之所惡已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暨銷與綏門子清族閱其官簿入仕已父東朝諭導名藩上寮頗為優閑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傳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

御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克本州

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川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并州壯士雖長鉦都尉黑稍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宦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奉今以威州新造蚩豕之衛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觀其列狀頗著勤效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輦飛虹亘者三百間耀雪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常典一邦愈知爲理承鼎增宙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爲良遇大凡爲理之要先事派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蒞蒞蒞宦途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勅前靈鹽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爲理公及以

勤謹膺陵邑慎選幼童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有官業無自廢忘可依前件

支某除鄆王傳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等近者控名責實事不苟且量材適用咸當所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亦以勞久王門爲傳越徼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優安各務清勤無掇悔吝可依前件

鄭棧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國鄭棧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就頤養敬老之道亦爲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勲如故

樊川文集第十八

樊川文集第十九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
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王釗常侍文陛召見武臺願以五
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
虜頗嗤免胄獨能全師洎繁纓趨朝執金入侍
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郟克之步
尚蹇官崇環衛職實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

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內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將軍等制

勅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爲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廣紹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寰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于朝廷今者繼以將軍

旌其舊德豈唯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爲孫謀彛鎬明誼入仕已久皆無悔吝故有序遷臨封遠邦蔡毫兵部分憂佐理無忘謹庶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勅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砭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爲理雲麾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統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爲邊將披誠向

闕執至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而乃每輕法檢恣爲遨盪擅去宿衛潛遊異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憊闕古人有云語人必於其倫觀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我旅素不嚮塚既觸法網亦可矜容加膝墜泉予常自慎小懲大誡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上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朱叔明司馬軍令黃帝李法兵家尚嚴始可尅敵邊將破虜詐增首級亦罪之小者漢文時魏尚囚繫漢宣時田順自殺開元中幽州長史趙含章人破奚虜旋坐贓賄放流瀼州縱有功勞不贖罪犯是以拓土萬里垂功中興自長慶已還益輕邊事選拔將帥多非賢良豪奪種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賜見利則往見弱則欺罔酌恩榮不顧廉耻積帛藏鏹丘累陵

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鈍弊積三十年擲之不
問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屢下詔書誥誡深切豈
知頑昧不可嚮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慤性命淺
狹其兄叔夜以賊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忝
據藩翰已積歲時料甲峙糧既乏素效事虜接
戰不報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沒戰馬歸克伏
櫪告以弊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昔曹劌請戰
卜式輸射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乃貴擁旌鉞
任倚邊陲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疏前罰
未塞尚爲恩貸不失將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

可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勳封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
將軍制

勅北落親軍夾峙宮省選忠勇者爲吾爪牙右
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
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梁榮幹射必落鷗
力能扼武自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護長榆
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
榮懸三綬勉礪鋒鏑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

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充馬軍都虞候散官勳封如故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錡右威衛將軍令狐助除滑州別駕等制

勅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郡公賜紫金魚袋呂衛等衛爲天驕之魁來就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錡朗入仕歲久閱官頗多聞無尤違是率理道將軍上佐半刺之任言於清時皆爲美仕帖以祿秩之綬用嘉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件

張幼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勅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脩已鴻都奏伎攻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呂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千丞相知實以謹良縮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爲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勅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錡等立侍交戟纔

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共

孝之道流離少

好驥驥老成宜公心聿脩慎無欲

遠可致果副尉

守左千牛備身銀可翊麾校尉

二千牛備身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

郎充鹽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

等制

勅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生

州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李鄴等五嶺之表地

小邑吏以法制

奉公下以文律自持蓋亦寡

而鹽鐵推束之

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

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今吾丞相揣摩

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今吾丞相揣摩



新規改易舊制以鄴文學廉慎當官挺然嘗休

賢侯號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蕃瑾嗣閔

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己所請各進官秩皆為

榮遇宜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

壽院等制

勅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內供奉

韋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訓定羗虜江湖之間

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蹙實由

管摧委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

咸曰清白處已勤謹奉公子安能知無不可者
暨頡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爲爾已知守職
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立除檢校貞外郎充度支靈臚供
軍使等制

勅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試太子司議
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房次立等有司
臣各言爾等或以科名文學或以清白才用列
於薦籍其辭甚美分金穀權運之務無忘謹廉
佐諸侯將軍之府宜竭裨助報知苟盡能不達

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掌書記等制

勅大中大夫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守邠州刺史
充兵馬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知讓等以
知讓所理雜以華夷宜假霜臺用壓戎落瓊瓚
觀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戎臣知之請爲
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爲考於職
分亦無本局各思報效勿事依違可依前件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揚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勅朝議郎行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
崔彥曾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
才能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
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爲典
獄陟在賓階不累已知唯直道可依前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
學升名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

以佐於賓席天子用之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
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
也爾等皆吾鄉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
肖家聲屬辭彫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己皆爲才
人賢觀與遊達視所舉今爾賓主兩皆得之義
則進否則退無爲美姦以求苟容可依前件

夏侯曠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經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勅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內供
奉夏侯曠等曠以科名辭學開敏多才久遊諸

侯常蘊令聞周知吏理兼能潔身戎臣上言願
為毗贊既諾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
行策名節趣清遠言於後進實為秀人延閣典
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奧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櫟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勅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
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
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
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教子孫森羅髦俊並作

次第叙用豈嘆乏才輒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
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
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為
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
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
堂奧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揚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等制

勅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
國家盪定濟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選

古俗其議賓吏皆爲秀彥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八學士詳考理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與途文行溫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庠績自以謹幹稱於有司子非能知咸徇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

後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勅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

表臣尚書卽當戰伐之餘財穀殫罄斷長補短以無爲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暨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之學溫慎而在賓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於自勵無負已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凝

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勅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攝御史中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之若

張攻化得以助業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
負才器倜儻不群或以文章策名俊秀或有幹
局可佐囹圄皆徇所 子安能知并州近胡工
業茲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少始安頗聞旱
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
取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殿省佐
僚縣道爲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
名班芸閣之初命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
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斐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
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勅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
行鄭碣李仁範暨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
諸侯知之命爲幕吏少微四星處士毗輔之宿
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
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臯荷石門之
蓀沉如魚潛冥若鴻翔非吾賢相爾不肯起徇
酬知己以壯在野並可依前件

斐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勅前鄆曹濮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斐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請士皆曰詒等士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況於知己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洵除東川推官等制

勅朝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侯之事重矣大者教化風俗小者惠養黎衆環千里之疆縮三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月守

臣公度仲郢所請賀等各以文學決科愷悌干祿觀其褒舉皆是才名能報所知在爾賓主子不與焉暨鑲與鈞亦稱智敏神州作掾五庫掌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
又侯覺除鹽鐵巡官等制

勅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顧湘等近者循名貴實科指稍峻諸侯有司亦各搜選才良以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于以聲韻上獻律呂精

功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勞咸加新命各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仲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勅攝戶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中侍御史趙元方等各爲長才自有知己地官平糴專豐耗發歛之任京尉坐曹決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內贊佐衛臣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譔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勅前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祿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東朝之贊論分五尚之職秩糾大府群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幄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爲美仕近者屢譴幕吏子豈無意蓋欲廓賓階敢言之路誠諸侯

自是之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臣尤籍
良畫若免後患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
可依前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制

勅新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
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
爲名將李廣多爭死之士竇嬰無入家之金一
收七關易如拾芥念爾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
比文鴛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
言信不虛設今者願留闕下以奉朝請念其垂

誨可見至誠曳裾憲察用爾恩寵宜思終始上
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翼王府司馬殿中
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別駕上柱國張正度等
各以才能仕進謹慎脩身積日累時咸有知己
或以序進或徇所請皆佐列郡無怠官當可依
前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迥等

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爲理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 assistance 助各有兼授以峻等襄慎守官常無自偷惰可依前件

樊川文集第十九



樊川文集第二十

杜牧字牧之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
策軍兵馬使制

敕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
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爲吾爪士言
念付祿未稱輸勞舛之王官帖以憲秩可曰榮
遇無忘盡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
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
等加官制

勅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
來言念許師何役不行何戰不會居常則長法
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標於和門不忝忠武爾
等短衣長劍事寇乘邊觸履艱危無所顧慮將
軍列狀憲班酌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可依前
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

等叙勲制

勅前件等拔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
長矛重弓束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
供我宸極錫之勲寵以酬勞瘁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叙階制

勅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
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
誠信等技以勇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輶以走敵
藝能奪弮以制人常礪鋒鋦無所迴避自拱宸

極益展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級可依前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勅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前權知杭州
長史兼監察御史上柱國柳師玄等將軍護塞
師玄主留邈之職從瑜繼愆以墨纒徇公喪葬
告滿珪專書府襲委之務咸有勞能遷獎正名
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鄜除號州司
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勅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秘書監前蒸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
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邈之事少鄜專史閣
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玄爽俾佐郡
符亦有可取湖外飢人相聚爲寇蕩覆鄉縣勢
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翦伐桂宜用命一舉滅
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
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勅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

等諸侯之任各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於朝廷聞白啓導屬在留邨爾等咸以謹密能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祿勉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勅湖南同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擢兇徒言念功勤咸宜升獎帖之憲秩試以崇班名郡掾曹亦爲美稱特如恩寵非用彝章耀爾轅門可增忠壯可依前件朱諫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優獎官健陞滿等一百二十八人努

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道酌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勅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用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勅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捨不忌

故犯縱小必誅况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
矜免其如法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
嘉其慕善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為執金吾鞭小
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
邊陲素乏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救拭
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
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炫冒刑憲縱恣曾臆法
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作橫日
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

惡屏於四裔不留中國唯舜能之況之堅頑有
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
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戶參軍
外置同正負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勅守愛州九真縣尉負外置同正負王著漢家
之制雖丞負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
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
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羗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
之時命守關防以為遮扞而乃占般兵糧自取

備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今厥子叫閹稱冤
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寬
為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
負人可守端州司戶參軍置問正負仍即馳驛
發遣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勅朝散大夫守光祿少卿李玘昔開元致理之
初冀州刺史平嗣光闕溫清之禮遂奪其官放
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
先斯乎爾為將相之家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

為臣卿母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
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寬恩可
守撫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仍即馳驛發遣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閱等盜逆
無狀輒犯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
在於守奉懈怠所政是誰之過言於末減朕不
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
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勅守崖州司戶參軍貞外置同正式易簡寇來
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
陵是為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
宜矜焉守臣教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
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
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洽平各宜盡規朕不惜
失可守梧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勅繫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內
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戶王元宥儉而
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已無私自主樞要
益見誠信今者十萬全師北落禁旅視吳漢差
強人意非韓信無可計事是以輟自心腹寄茲
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戰歟豪猾整肅威
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酌倚任以報君親可
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勅省事充右神策軍護
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散官勳封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勅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踔歧隴為國藩

牆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鑲青光祿大夫右領軍衛大將軍真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周元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凋肝膽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垣夫處於兵戎予今誠汝無怨不過於遠利伏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酬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

省事散官勲封賜如故依前監鳳翔節度兵馬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敕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弓劍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獎擢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內侍省掖庭局官教博士真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內府局丞置同正等制

勅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皆有

才能既歷歲時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
忠勤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勅詩稱鵲巢禮榮翟弗既彰牙爪之效宜齊沈
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
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
氏懿茲柔淑作配忠勲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
此內則穆其壺風稱為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
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

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勅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元膺腹心之任宜崇家
室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
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
千五百戶吐突士曄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
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賓祭道
睦姐親既諧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
彰輔佐之勤榮我疏封無忘內助可封鴈門郡
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制

功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限陰之封考於經

史其來尚矣西州故首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密苑莫賀都日宰相安寧等忠勇竒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唯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六八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坳爾用震殊隣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雷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東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勅沙州專仗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

天寶以降中石多故莫大之虜盜取西陲男爲
戎臣女爲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
豈敢偷惰乃命將帥收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
天險遂相朝庭聲聞於燉煌爾帥議潮果
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實融西河之
故事見於盛時李凌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
等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埒其誠命經歷艱
危言念忠勞一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
慰皇華用震一俗可依前件

燉煌

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勅燉煌管内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
慧苑燉煌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
彼上人者生於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
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
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惡
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
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群之才
豈獲兼榮之授勉弘兩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
臨壇大德餘如故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魯等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玉帛
榮以班秩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
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
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克州刺史趙瓊
林等夫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
墨之表來朝有禮歸貢不闕玉帛以將厚意階
級以峻等表各服寵榮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仍

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勅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繼襲部落主嵯阿如
弟攝訓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此國家所以殊俗貢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
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爾恩榮無壅邊
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樊川文集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樊川別集序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集賢校理斐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悉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泚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

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棨
序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
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嚙恨叫中秋三聲欲斷
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窓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

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
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沒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煙艷質已隨
雲雨散鳳樓空鎖月明天

訪許顏

門近寒溪窓近山枕山流水日潺潺長嫌世上
浮雲客老向塵中不解顏

春日古道傍作

萬古榮華旦暮齊
樓臺春盡草萋萋
君看陌上何人墓
旋化紅塵送馬蹄

青塚

青塚前頭瀧水流
燕山山上暮雲秋
蛾眉一墜窮泉路
夜夜孤魂月下愁

大夢上人自廬峯迴

行脚尋常到寺稀
一枝藜杖一禪衣
開門滿院空秋色
新向廬峯過夏歸

洛中二首

柳動晴風拂路塵
年年宮闕鎖濃春
一從翠輦無巡幸
老却蛾眉幾許人
風吹柳帶搖晴綠
蝶遶花枝戀暖香
多把芳菲泛春酒
直教愁色對愁腸

邊上聞胡笳三首

何處吹笳薄暮天
塞垣高鳥沒狼煙
遊人一聽頭堪白
蘇武爭禁十九年
海路無塵邊草新
榮枯不見綠楊春
白沙日暮愁雲起
獨感離鄉萬里人
胡雛吹笛上高臺
寒鴈驚飛去不迴
盡日春風

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

春日寄許渾先輩

薊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
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
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
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

經闔閭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
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
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
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并州道中

行役我方倦苦吟誰復聞
戍樓春帶雪邊角暮吹雲
極目無人迹迴頭送鴈群
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別懷

相別徒成泣經過總是空
勞生慣離別夜夢苦西東
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
他年寄消息書在鯉魚中

漁父

白髮滄浪上全忘是與非
秋潭垂釣去夜月叩船歸
煙影侵蘆岸潮痕在竹扉
終年狎鷗鳥來

去且無機

秋夢

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竟斷美人邊
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
迢天外心

早秋客舍

風吹一片葉萬物已驚秋獨夜他鄉淚年年爲
客愁別離何處盡搖落幾時休不及磻溪叟身
閑長自由

逢故人

故交相見稀相見倍依依塵路事不盡雲巖閑
好歸投人銷壯志徇俗變真機又落他鄉淚風
前一滿衣

秋晚江上遣懷

孤舟天際外去路望中賒貧病遠行客夢竟多
在家蟬吟秋色樹鷓噪夕陽沙不擬徹雙鬢他
方擲歲華

長安夜月

寒光垂靜夜浩彩滿重城萬國盡分照誰家無
此名古槐踈影薄仙桂動秋聲獨有長門裏蛾

眉對曉晴

雲

東西那有礙出處豈虛心曉入洞庭闊暮歸巫
峽深渡江隨鳥影擁樹隔猿吟莫隱高唐去枯
苗待作霖

春懷

年光何太急倏忽又青春明月誰家主江山暗
換人鶯花潛運老榮樂漸成塵遙憶朱門柳別
離應更頻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嗟君髮
似絲正傷携手處况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
間忽忽期

閑題

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金一朵花借問春風
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
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重登科

星漢離宮月出輪滿街含笑綺羅春花前每被
青娥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遊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
堆下過馬前逢著射鵰人

將赴池州道中作

青陽雲水去年尋黃綃歌詩出翰林投轄暫停
留酒客絳帷斜繫滿松陰妖人笑我不相問道
者應知歸路心南去南來盡鄉國月沉秋水只
沉沉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
爲顏色露桃猶自恨春風

蠻中醉

瘴塞蠻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頭青山海上
無城郭唯見松牌出象州

寓題

把酒直須判酪酏逢花莫惜暫淹留假如三萬
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送趙十二赴舉

省事却因多事力無心翻似有心來秋風卻閣
殘花在別後何人更一杯

偶呈鄭先輩

不語亭亭儼薄粧畫裙雙鳳鬱金香西京才子
旁看取何似喬家那窈娘

子規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斗一回
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江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鴈衝斷過

江雲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驚
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
繫釣魚船

杜鵑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門至今銜積恨終古弔
殘冤芳草迷觴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
咽復誰論

聞蟬

火雲初似滅曉角欲微清故國行千里新蟬忽
數聲時行仍髣髴度日更分明不敢頻傾耳唯
憂白髮生

送友人

十載名兼利人皆與命爭青春望不住白髮自
然生夜雨滴鄉思秋風從別情都門五十里馳
馬逐雞聲

旅情

窈虛枕簟涼寢倦憶瀟湘山色幾時老人心終
日忙松風半夜雨簾月滿堂霜匹馬好歸去江

頭橘正香

曉望

獨起望山色水雞鳴蓼洲房星隨月曉楚木向
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澤
國碧悠悠

貽友人

自是東西客逢人又送人不應相見老祇是別
離頻度日還知暮平生未識春儻無遷谷分歸
去養天真

書事

自笑走紅塵流年舊復新東風半夜雨南國萬
家春失計拋漁艇何門化涸鱗是誰添歲月老
却暗投人

別鶴

分飛共所從六翮勢催風聲斷碧雲外影孤明
月中青田歸遠路丹桂舊巢空矯翼如何處天
涯不可窮

晚泊

帆濕去悠悠停橈宿渡頭亂煙迷野岸獨鳥出
中流蓬雨延鄉夢江風阻暮秋儻無身外事甘

老向扁舟

山寺

峭壁引行徑截溪開石門泉飛濺虛檻雲起漲
河軒隔水看來路踈籬見定猿未閑難久住歸
去復何言

早行

垂鞭信馬行數里未雞鳴林下帶殘夢葉飛時
忽驚霜凝孤鶴迥月曉遠山橫僮僕休辭慮時
平路復平

秋日偶題

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
玉露滴初泣金風吹
更愁綠眉甘棄墜紅臉恨飄流
數息是游子少年還白頭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扃
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
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
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偶見黃州作

朔風高緊掠河樓白
臯駟郎白罽裘有箇當壚
明似月馬鞭斜揖笑回頭

醉倒

日晴空樂下仙雲俱在涼亭
送使君莫辭一盞
即相請還是三年更不聞

酬許十三秀才兼依來韻

多為裁詩步竹軒
有時凝思過朝昏
篇成敢道懷金璞
吟苦唯應似嶺猿
迷興每慙花月夕
寄愁長在別離魂
煩君把卷侵寒燭
麗句時傳畫戟門

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

城日晚悠悠絃歌在碧流
夕風飄度曲煙嶼隱

行舟問拍疑新令憐香占彩毬當筵雖一醉寧
復緩離愁

書情

誰家洛浦神十四五來人媚髮輕垂額香衫軟
着身摘蓮紅袖濕窺淥翠娥頻飛鵲徒來往平
陽公主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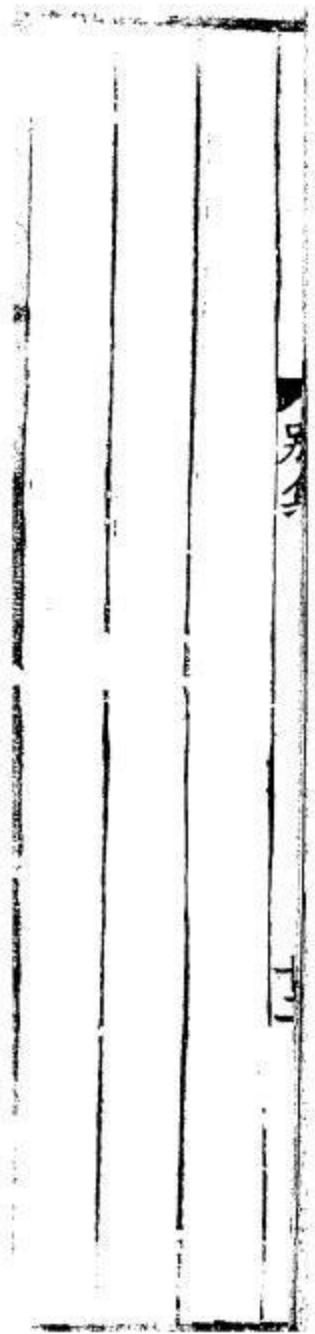
兵部尚書席上作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忍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
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

驕驕坂

荆州一萬里不如蒯易度仰首望飛鳴伊人何
異趣

樊川別集



樊川外集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班竹筒簾

血染班班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
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將身卧淚痕

和嚴憚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
無情紅豔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
無端有寄



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初上船留寄

煙水本好尚親交何慘淒况爲珠履客即泊錦
帆堤沙鴈同船去田鷗遶岸啼此時還有味必
臥日從西

秋岸

河岸微退落柳影微彫踈船上聽呼穉堤南趁
流魚數帆旗去疾一艇箭迴初曾入相思夢因
憑附遠書

過大梁聞河亭方讌贈孫子端

築園縱翫歸應少賦雪搜才去必頻板路豈緣
無罰酒不教客右更添人

題吳興消暑樓十二韻

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遶
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撓浪花機乍織雲
葉近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
鑑蟬竦引成橋燕任隨秋葉人空集早潮楚鴻
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淒遊旅清歌慘沈寥
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銷遠吹流松韻殘陽渡
柳橋時陪庾公賞還悟脫煩囂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
叙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
梅仙調步驟庾亮拂
棗鞬一室何勞掃三章
自不寃精明如定國孤
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
藍橋水始喧紅旂星石
壁黑稍斷雲根滕閣丹
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
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
好初童稚官榮見子孫
流年休挂念萬事至無
言玉輦君頻過馮唐將
未論傭書疇萬債竹塢
問樊村

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

篇兼有諄勸

檣似鄧林江拍天越香巴錦萬千千
滕王閣上
柘枝鼓徐孺亭西鐵軸船八部元侯非不貴
萬人師長豈無權要君嚴重踈歡樂猶有河湟可

下鞭

時收河湟且止三州六關

和裴傑秀才新櫻桃

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蘭
圓疑竊龍領色已奪
雞冠遠火微微辨繁星
歷歷看茂先知味好曼
倩恨偷難忍用烹駢酪從
將翫玉盤流年如可
駐何必九華丹

春思

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綿羽啼來久錦鱗書
未傳獸爐凝冷豔羅幕蔽晴煙自是求佳夢何
須訝晝眠

代人作

樓高春日早屏束麝煙堆盼眄疑覓別依稀夢
雨來綠鬢羞妥麼紅頰思天僂闌草憐香蕙簪
花間雪梅戍遼雖咽切遊蜀亦遲迴錦字梭懸
壁琴心月滿臺笑筵凝貝啓眠箔曉珠開臘破
征車動袍襟對淚裁

偶題二首

勞勞千里身襟袂滿行塵深夜懸雙淚短亭思
遠人蒼江程未息黑水夢何頻明月輕橈去唯
應釣赤鱗

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
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
里兩相思

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遠信初逢雙鯉去他鄉正遇一陽生罇前豈解
愁家國輦下唯能憶弟兄旅館夜憂妾被冷暮江

寒覺晏裘輕竹門風過還惆悵疑是松窻雪打聲
洛下送張曼容赴上黨召
歌闕罇殘恨起偏憑君不用設離筵未趨雉尾
隨元老且薦羊腸過少年七葉漢貂真密近一
枝詵桂亦徒然羽書正急徵兵地須遣頭風處
處痊

宣州留贈

紅鉛濕盡半羅裙洞府人間手欲分滿面風流
雖似玉四年夫壻恰如雲當春離恨盃長滿倚
柱關情日漸曛爲報眼波須穩當五陵遊宕莫

知聞

寄題宣州開元寺

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何人爲倚
東樓柱正是千山雪漲溪

贈張祐

詩韻一逢君平生稱所聞粉毫唯畫月瓊尺只
裁雲黥陣人人懾秋星歷歷分數篇留別我羞
殺李將軍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祐

煖雲如粉草如茵獨步長堤不見人一嶺桃花

紅錦黥半溪山水碧羅新高枝百舌猶欺鳥帶
葉梨花獨送春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
詩塵

宣州開元寺南樓

小樓纔受一床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可惜和風
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牕聲

寄遠人

終日求人卜迴迴道好音那時離別後入夢到
如今

別沈處士

舊事參差夢新程遷迤秋故人如見憶時到寺
東樓

留贈

舞鞞應任閑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
空有淚薔薇花謝即歸來

奉和僕射相公春澤稍愆聖君軫慮嘉
雪忽降品彙昭蘇即事書成四韻

白相國

飄來鷄樹鳳池邊漸墜瓊枝凍碧連銀闕雙高
銀漢裏玉山橫列玉墀前昭陽殿下風迴急承
露盤中月彩圓上相抽毫歌帝德一篇風雅美

豐年

寄李播評事

子列光殊價明時忍自高寧無好舟撒不汎惡
風濤大翼終難戢竒鋒且自韜春來煙渚上幾
淨雪霜毫

送牛相出鎮襄州

盛時常注意南雍暫分茅紫殿辭明主巖廊別
舊交危幢侵碧霧寒旆獵紅旂德業懸秦鏡威
聲隱楚郊拜塵先灑淚成厦昔容巢遙仰沉碑
合口鴛鴦玉佩敲

送薛邛二首

可憐走馬騎驢漢豈有風光肯占伊只有三張
最惆悵下山迴馬尚遲遲
小捷風流已俊才便將紅粉作金臺明年未去
池陽郡更乞春時却重來

見穆三十宅中庭梅榴花謝

矜紅掩素似多才不待櫻桃不逐梅春到未曾
逢宴賞雨餘爭解免低徊巧窮南國千般豔趁
得東風二月開堪恨王孫浪遊去落英狼籍始
歸來

留誨曹師等詩

萬物有醜好各一姿狀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
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
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
此期以慶吾門

洛陽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玄戈
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俠門草滿宜寒兔洛
浦沙深下塞鴻疑有女蛾西望處上陽煙樹正
秋風

寄唐州李玘尚書

累代功勳照世光奚胡聞道死心降書功筆禿
三千管領節門排十六雙先揖耿弇聲寂寂今
看黃霸事從從時人欲識曾襟否彭蠡秋連萬
里江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
孤迥處誰家紅袖凭江樓

登九峯樓

晴江灩灩含淺沙高低遠郭滯秋花牛酒漁笛

山月上鷺渚鷺梁溪日斜爲郡異鄉徒泥酒杜
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掉何時聞
軋鴉

別家

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不拜手吒叉拊頭一別
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家

歸家

穉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遠共誰爭歲月贏得鬢
邊絲

雨

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
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送人

鴛鴦帳裏暖芙蓉低泣關山幾萬重明鑑半邊
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

遣懷

道泰時還泰時來命不來何當離城市高卧博
山隈

醉贈薛道封

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隔二三年男兒事業

知公有賣與明君直幾錢

歙州盧中丞見惠名醞

誰憐賤子落窮途太守封來酒壹壺
攻破是非渾似夢削平身世有如無
醺醺若借嵇康懶兀兀仍添甯武愚
猶念悲秋更分賜夾溪紅蓼映風蒲

詠襪

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五陵年少
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盡裙

官詞二首

蟬翼輕綃傅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
猶疑惑更取丹沙試辟宮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銀鑰却收
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沉沉唯應獨伴
陳皇后照見長門望幸心

忍死留別獻鹽鐵裴相公二十叔

賢相輔明主蒼生壽域開青春辭白日幽壤作
黃埃豈是無多士偏蒙不棄才孤墳一尺土誰

可爲培植

悲吳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精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
初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鬢何處往能
歌姹女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
作灰

閨情代作

梧桐葉落鴈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
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
子從征夢寐希遙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

雲飛

寄沈褒秀才

晴河萬里色如刀處處浮雲卧碧桃仙桂茂時
金鏡曉洛波飛處玉容高雄如寶劍衝牛斗麗
似鴛鴦養羽毛他日憶君何處望九天香滿碧
蕭騷

入關

東西南北數衢通曾取江西徑過東今日更尋
南去路未秋應有北歸鴻
及第後寄長安故人

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
多辦酒已將春色入關來

偶作

才子風流詠曉霞倚樓吟住日初斜驚殺東隣
繡床女錯將黃暈壓檀花

贈終南蘭若僧

北闕南山是故鄉兩枝仙桂一時芳休公都不
知名姓始覺禪門氣味長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春日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故國誰教爾別離獨倚關亭
還把酒一年春盡送春時

秋感

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窻秋影寒獨掩此門
明月下淚流香袂倚欄干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月夕煙朝幾十春自說孤舟
寒水畔不曾逢着獨醒人

歎花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題劉秀才新竹

數莖幽玉色，曉夕翠煙分。聲破寒窻夢，根穿綠蘚紋。漸籠當檻日，欲礙入簾雲。不是山陰客，何人愛此君。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祇言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豔陽人。

醉後呈崔大夫

謝傳秋涼閱管絃，徒教賤子侍華筵。溪頭正雨歸不得，辜負南窻一覺眠。

知宣州沈大夫登北樓書懷

兵符嚴重辭金馬星生光芒射斗牛筆落青山
飄古韻帳開紅旆照高秋香連日彩浮綃幕溪
逐歌聲遶畫樓可惜登臨佳麗地羽儀湏去鳳
池遊

夜雨

九月三十日雨聲如別秋無端蒲階葉共白幾
人頭點滴侵寒夢蕭騷著淡愁漁歌聽不唱蓑
濕棹迴舟

方響

數條秋水挂琅玕玉手丁當怕夜寒曲盡連敲

三四下恐驚珠淚落金盤

將出關宿層峯驛却寄李諫議

孤驛在重阻雲根掩柴扉數聲暮禽切萬壑秋
意歸心馳碧泉澗目斷青瑣闌明日武關外夢
魂勞遠飛

使迴枉唐州崔司馬書兼寄四韻因和
清晨候吏把酒來十載離憂得暫開癡叔去時
還讀易仲容多興索銜盃人心計日殷勤望馬
首隨雲早晚迴莫爲霜臺愁歲暮潛龍湏待一
聲雷

郡齋秋夜即事寄斛斯處士許秀才
有客誰人肯夜過獨憐風景柰愁何邊鴻怨處
迷霜夕庭樹空來見月多故國杳無千里信綵
弦時伴一聲歌馳心祇待城烏曉幾對虛簷望
白河

同趙二十二訪張明府郊居聯句

陶潛官罷酒斲空門掩楊花一夜風收古調詩
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報遠簷高樹宜幽
鳥出岫孤雲逐晚虹報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
閑醉與誰同報

早春題真上人院生天寶初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
戎馬地唯師曾是太平人

對花微疾不欲呈坐中諸公

花前雖病亦提壺數調持觴興有無盡日臨風
羨人醉雪香空伴白髭此鬚

酬王秀才桃花園見寄

桃滿西園淑景催幾多紅豔淺深開此花不逐
溪流出晉客無因入洞來

走筆送杜十三歸京

煙鴻上漢聲聲遠逸驥尋雲步步高應笑內兄
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

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書

闕下經年別人間兩地情壇場新漢將煙月古
隋城鴈去梁山遠雲高楚岫明君家荷藕好緘
恨寄遙程

後池泛舟送王十

相送西郊暮景和青蒼竹外遶寒波爲君蘸甲
十分飲應見離心一倍多

重送王十

分袂還應立馬看向來離思始知難鴈飛不見
行塵滅景下山遙極目寒

洛陽秋夕

泠泠寒水帶霜風更在天橋夜景中清禁漏閑
煙樹寂月輪移在上陽宮

贈獵騎

已落雙鷗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
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

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寄東塔僧

初月微明漏白煙碧松梢外挂青天西風靜起
傳深業應送愁吟入夜蟬

秋夕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瑶瑟

玉仙瑤瑟夜珊珊月過樓西桂燭殘
風景人間不如此動搖湘水徹明寒

送故人歸山

三清洞裏無端別又拂塵衣欲卧雲
看著挂冠迷處所北山蘿月在移文

聞角

曉樓煙檻出雲霄景下林塘已寂寥
城角爲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遙

押兵甲發谷口寄諸公

曉澗青青桂色孤楚人隨玉上天衢
水辭谷口山寒少今日風頭校暖無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
比君子遶欄今更爲何人

偶題

道在人間或可傳小還輕變已多年今來海上
昇高望不到蓬萊不是仙

三川驛伏覽座主舍人留題

舊跡依然已十秋雪山當面照銀鈎懷恩淚盡
霜天曉一片餘霞映驛樓

陝州醉贈裴四同年

淒風洛下同羈思遲日棠陰得醉歌自笑與君

三歲別頭銜依舊鬢絲多

破鏡

佳人失手鏡初分何日團圓再會君今朝萬里
秋風起山北山南一片雲

長安雪後

秦陵漢苑參差雪北闕南山次第春車馬滿城
原上去豈知惆悵有閑人

華清宮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蕊暖泉香行雲不下
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

冬日題智門寺北樓

滿懷多少是恩酬未見功名已白頭不爲尋山
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

別王十後遣京使累路附書

重關曉度宿雲寒羸馬緣知步步難此信的應
中路見亂山何處拆書看

許秀才至辱李蘄州絕句問斷酒之情

因寄

有客南來話所思故人遙枉醉中詩暫因微疾
須防酒不是歡情減舊時

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迴腹中書萬卷身外酒
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
凜近霜臺

宿長慶寺

南行步步遠浮塵更近青山昨夜鄰高鐸數聲
秋撼玉霽河千里曉橫銀紅渠影落前池淨綠
稻香來野逕頻終日官閑無一事不妨長醉是
游人

望少華

身隨白日看將老心與青雲自有期今對晴峯
無十里世緣多累暗生悲

文字波中去不還物情初與是非閑時名竟是
無端事羞對靈山道愛山

眼看雲鷲不相隨何看塵中事作爲好伴羽人
深洞去月前秋聽玉參差

登澧州驛樓寄京兆韋尹

尹曾典此郡

一話泮陽舊使君郡人迴首望青雲政聲長與
江聲在自到津樓日夜聞

長安晴望

翠屏山對鳳城開碧落搖光霽後來迴識六龍
巡幸處飛煙閑繞望春臺

歲日朝迴口號

星河猶在整朝衣遠望天門再拜歸笑向春風
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馬駟驕駿

瑤池罷游宴良樂委塵沙遭遇不遭遇鹽車與
鼓車

龍丘途中二首

漢苑殘花別吳江盛夏來唯看萬樹合不見一枝

開水色鱗湘浦灘聲怯建溪淚流迴月上可
得更猿啼

宮人塚

盡是離宮院中女苑墻城外塚壘壘少年入內
教歌舞不識君王到老時

寄浙西李判官

燕臺上客意何如四五年來漸漸疎直道莫拋
男子業遭時還與故人書青雲滿眼應驕我自
髮渾頭少恨渠唯念賢哉崔大讓可憐無事不
歌魚

寄杜子

不識長楊事北胡且教紅袖醉來扶狂風烈焰
雖千尺豁得平生俊氣無

武牢關吏應相笑箇底年年往復來若問使君
何處去爲言相憶首長迴

盧秀才將出王屋高步名場江南相逢
贈別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將攜健筆
干明主莫向山壇問白雲馳逐寧教爭處讓是
非偏忌衆中分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

不聞

送劉三復郎中赴闕

橫溪辭寂寞金馬去追遊好是鴛鴦侶正逢霄
漢秋玉珂聲瑣瑣錦帳夢悠悠微笑知今是因
風謝釣舟

羊欄浦夜陪宴會

弋監營中夜未央雨沾雲惹侍襄王毬來香袖
依稀暖酒凸觥心汎艷光紅絃高緊聲聲急珠
唱鋪圓裊裊長自比諸生最無取不知何處亦
升堂

送杜顓赴潤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欄不覺深直道事人
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
獨矜誇玳瑁簪若去上元懷古去謝安墳下與
沉吟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
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書懷寄廬州

謝山南畔州風物最宜秋太守懸金印佳人敞

畫樓凝缸暗醉夕殘月上汀州可惜當年鬢朱
門不得遊

賀崔大夫崔正字

內舉無慙古所難燕臺遙想拂塵冠登龍有路
水不峻一鴈背飛天正寒別夜酒餘紅燭短映
山帆去碧霞殘謝公樓下潺湲響離恨詩情添
幾般

江南送左師

江南爲客正悲秋更送吾師古渡頭惆悵不同
塵土別水雲蹤跡去悠悠

寢夜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露華驚弊褐燈影挂
塵冠故國初離夢前溪更下灘紛紛毫髮事多
少宦遊難

十九兄郡樓有宴病不赴

十二層樓敞畫簷連雲歌盡草纖纖空堂病怯
階前月燕子嗔垂一行簾

愁

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離別又
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

第泣秦京

隋苑

牛一云定子
牛相小青

紅霞一抹廣陵春
定子當筵睡臉新
却笑丘墟隋煬帝
破家亡國為誰人

芭蕉

芭蕉為雨移故向窻前種
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
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

亦人舟行荅張祐

千萬長河共使船
聽君詩句倍滄然
春風野岸名花發
一道帆檣畫柳煙

牧陪昭應盧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

部沈公幕罷府周歲公宰昭應牧在淮

南縻職叙舊成二十韻用以投寄

燕鴈下揚州
涼風柳陌愁
可憐千里夢
還是一年秋
宛水環朱檻
章江敞碧流
謬陪五益友
祇事我賢侯
印組縈光馬
鋒鋸看解牛
井閭安樂易
冠蓋愜依投
政簡稀開閣
功成每運籌
送春經野塢
遲口上高樓
玉裂歌聲斷
霞飄舞帶收
泥情斜拂印
別臉小低頭
日晚花枝爛
缸疑粉彩稠
未曾孤酌
酖剩肯隻淹
留重德俄
徼寵諸

生苦宦遊分途之絕國灑淚拜行軒聚散真漂
梗光陰極轉郵銘心徒歷歷屈指盡悠悠君作
烹鮮用誰膺仄席求卷懷能憤排卒歲且優游
去矣時難遇沽哉價莫酬滿枝爲鼓吹衷甲避
戈矛隋帝宮荒草秦王土一丘相逢好大笑除
此揔雲浮

樊川外集